

人之所以與天地並名三才者。

以其能格物致知。

克己復禮。以明其明德。

而止于至善也。

格言聯璧

許止淨
題簽

香光淨宗學會

印贈



格言聯璧

清·金蘭生編述

許止淨
題簽

◎佛教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。

◎釋迦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經，內容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人生就是自己，宇宙就是我們生活的環境。

◎知覺名佛菩薩，不覺名凡夫。

◎修行就是將我們對宇宙人生錯誤的看法、想法、說法、做法，加以修正。

◎佛教的修行綱領是覺正淨。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淨而不染。並依戒定慧三學，以求達到此目標。

◎修學的基礎是三福，待人依六和，處世修六度，遵普賢願，歸心淨土。佛之教化能事畢矣。

格言聯璧重刻序

人之所以與天地並名三才者。以其能格物致知。克己復禮。以明其明德。而止于至善也。去此。則但一血氣之倫而已。何可以與天地並立為三而稱之乎。孟子以夜氣不足以存者。為違禽獸不遠。又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。庶民去之。君子存之。是知任心縱意。胡作非為者。不過名之為人。實則與禽獸或相埒。或不如矣。格物致知。乃群聖傳授之心法。以人欲之物。乃由外境而生。必須格除淨盡。而吾心固有之良知。自可全體顯現矣。固有之良知。即明德也。格之與致。皆所以明其明德也。明德既明。則意誠心正而身修矣。此匹夫匹婦皆能為之事也。若以推極吾之知識。窮盡天下事物之理。為格物致知者。乃枝末。非根本也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能明其明德。則獨善其身矣。若得位行道。以先覺覺後覺。則兼善天下矣。吾人未能人欲淨盡。天理流行。必須多識前言往行。以為

前途導師。日讀誦而繹思之。必期于過日寡而德日崇。以至于德純過無而後已。然曾子臨終。尚曰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蘧伯玉行年五十。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以德不修。學不講。聞義不能徙。不善不能改爲憂。行年七十。尚欲天假數年。以期學易而免大過。雖曰以身說法。勉勵後進。實屬聖賢格致工夫。自強不息。了無已時也。山陰金蘭生先生。輯先賢警策身心語句。爲格言聯璧。令學者如入寶山。隨取而得。其功誠非淺鮮。維揚張瑞曾居士。少即奉爲圭臬。繼欲普餉同倫。乃詳爲校訂。兼用褒貶圈法。標示其當法當戒者。俾閱者省心力。而知去取。其用志可謂誠且摯矣。刻成。問序于余。因略述三才名義。與聖賢格致工夫。以期與本集所說。互相發明。令學者得親切下手之工夫。而進德不息。以至與天地參而後已也。其具眼者。當不以余言爲背謬也。

民國十年辛酉臘月八日古莘常慚愧僧釋印光撰

格言聯璧原序

余自道光丙午歲，敬承先志。輯幾希錄續刻。工竣後。徧閱先哲語錄。遇有警世名言。輒手錄之。積久成帙。編為十類。曰覺覺錄。卷帙繁多。工資艱鉅。未能遽付梓人。因將錄內整句。先行刊布。名格言聯璧。以公同好。至全錄之刻。姑俟異日云。咸豐元年辛亥仲夏山陰金纓蘭生氏謹識。

目錄

學問		一
存養		一二
持躬	附攝生	二二
敦品		五六
處事		六二
接物		七二
齊家		九五
從政		一〇六
惠吉		一二三
悖凶		一四一

【格言聯璧】

清·金蘭生編述

◎學問類

古今來許多世家，無非積德。天地間第一人品，還是讀書。

書。

傳家久遠，總不外讀書積德四字。若紛紛勢利，真如煙花過眼，須臾便滅。古聯云：樹德承鴻業，傳經裕燕貽。又云：樹德箕裘惟孝友，傳家彝鼎在詩書。又云：天庥靜

迓惟為善，祖澤長延在讀書。又云：欲高門第須為善，要好兒孫必讀書。又云：立品定須成白璧，讀書何止到青雲。皆格言也。

讀書即未成名，究竟人高品雅。修德不期獲報，自然夢

穩心安。

不因果報方修德。豈為功名始讀書。

為善最樂。

茅鹿門云：人生在世，多行救濟事，則彼之感我，中懷傾倒，浸入肝脾。何幸而得人心如此哉！此事之最樂而莫可加者也。若徒求諸几席之豐，堂

構之美，潤屋潤身，相去殆有天壤之別矣。

讀書便佳。

張揚園云：人第見近世遊庠序者，至於飢寒。衣冠之子，多有敗行，遂以歸咎讀書。不知末世之習，

攻浮文以資進取，未嘗知讀聖賢書之所以是以失意斯濫，得意斯淫，為里俗所羞稱爾，安可因噎而廢食乎？試思子孫既不讀書，則不知義理；一傳再傳，蚩蚩蠢蠢，有親不知事，有身不知

修，有子不知教。愚者安於固陋，黠者習為巧詐，循是以往，雖違禽獸不遠，勿恥也。然則詩書之業，可不竭力世守哉！

諸君到此何為，豈徒學問文章，擅一藝微長，便算讀書

種子。在我所求亦恕，不過子臣弟友，盡五倫本分，共

成名教中人。

廣州香山書院楹聯。劉直齋云：士先器識而後文藝。若夫少時無所持養，不為事親從兄之事，不聞禮義廉恥之說，但為無根浮偽之文；

驟登青雲之路，其不蔑棄君親，草菅人命者，鮮矣。

聰明用於正路，愈聰明愈好；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。聰

明用於邪路，愈聰明愈謬；而文學功名適濟其奸。

祭雖有儀，而誠為本。喪雖有禮，而哀為本。士雖有學

，而行為本。

飄風不可以調宮商；巧婦不可以主中饋；詞章之士，不

可以治國家。

經濟出自學問，經濟方有本源。心性見之事功，心性方為圓滿。舍事功更無學問。求性道不外文章。

何謂至行？曰庸行。何謂大人？曰小心。何以上達？曰下學。何以遠到？曰近思。

竭忠盡孝，謂之人。治國經邦，謂之學。安危定變，謂之才。經天緯地，謂之文。霽月光風，謂之度。萬物一體，謂之仁。

以心術為本根。以倫理為楨幹。以學問為菑畚。以文章為花萼。以事業為結實。以書史為園林。以歌詠為鼓吹。

。以義理為膏梁。以著述為文繡^{丁亥}。以誦讀為耕耘。以記問為居積。以前言往行為師友。以忠信篤敬為修持。以作善降祥為受用。以樂天知命為依歸。

凜閒居以體獨。卜動念以知幾。謹威儀以定命。敦大倫

以凝道。備百行以考德。遷善改過以作聖。

劉忠介公人譜六條。

收吾本心在腔子裏，是聖賢第一等學問。盡吾本分在素位中，是聖賢第一等工夫。

萬理澄澈，則一心愈精而愈謹；一心凝聚，則萬理愈通而愈流。

宇宙內事，乃己分內事；己分內事，乃宇宙內事。

身在天地後，心在天地前。

康節詩

身在萬物中，心在萬物上

。 白沙詩，皆超然物表；讀之作天際真人想。

觀天地生物氣象。學聖賢克己工夫。

下手處是自強不息。成就處是至誠無妄。

陳榕門云：自強不息，即誠之之功；可見誠字

乃徹上徹下道理；希聖希賢工夫。

以聖賢之道教人易，以聖賢之道治己難。以聖賢之道出口易，以聖賢之道躬行難。以聖賢之道奮始易，以聖賢

之道克終難。

陳榕門云：以聖賢之教人，似易實難。莫若先以聖賢治己，人將慕而化之。即不然，而已不失為聖賢路上人，所得多矣。下二段。尤關吃

緊。言行不符，是為假聖賢。始終不一，又成了兩截人。必要一直認真到底，方得。

聖賢學問是一套，行王道必本天德。後世學問是兩截，

不修己只管治人。

陳榕門云：一言學問，合下便當修己。不修己而治人，真謂之未嘗學問。

口裏伊周，心中盜跖，責人而不責己，名為掛榜聖賢。

獨凜明旦，幽畏鬼神，知人而復知天，方是有根學問。

無根本底氣節，如酒漢毆人，醉時勇，醒來退消，無分

毫氣力。無學問底識見，如庖人煬竈，面前明，背後左

右，無一些照顧。

不知者賞其一時，惑其一偏，每擊節歎服，信以終身。吁！難言也。氣節信不過人，有出於一時之感慨，則小人能為君子之

事。有出於一念之剽竊，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。亦有初念甚力，久而屈其雅操。當危能奮，安而喪其修持者，此皆不自涵養中來。若聖賢之學問，至死更無破綻。

理以心得為精，故常沉潛，不然，耳邊口頭爾。事以典

故為據，故當博洽；不然，臆說杜撰也。

只有一毫粗疏處，便認理不真，所以說惟精。不然，眾

論淆之而必疑。只有一毫二三心，便守理不定，所以說

惟一。不然，利害臨之而必變。

接人要和中有介。處事要精中有果。認理要正中有通。

陳榕門云：此三種是何等學識！何等作用！非淺學所可貌似。

在古人之後，議古人之失，則易。處古人之位，為古人

之事，則難。一恕字盡之。恕則公，恕則厚，其理如此。

古之學者得一善言，附於其身。今之學者得一善言，務

以悅人。

古之君子，病其無能也，學之。今之君子，恥其無能也

，諱之。

呂新吾云：學者不長進，其病根只在護短，恐人笑己之不知也；一笑即恥，而終身之笑，顧不恥乎！

眼界要闊，徧歷名山大川。度量要宏，熟讀五經諸史。

先讀經，後讀史，則論事不謬於聖賢。既讀史，復讀經。則觀書不徒為章句。

讀經傳則根柢厚。看史鑑則事理通。觀雲天則眼界寬。去嗜慾則胸懷淨。

一庭之內，自有至樂。六經以外，別無奇書。

讀未見書，如得良友。見已讀書，如逢故人。

何思何慮？居心當如止水。勿助勿忘，為學當如流水。

心不欲雜，雜則神蕩而不收。心不欲勞，勞則神疲而不

入。用功過勤者，心力既疲，未見得手。須於誦讀之餘，閉目靜坐，養其神氣；令此心如魚之在水，如鶴之在空，悠悠洋洋，活活潑潑，是讀書之至樂也。

心慎雜欲，則有餘靈。心欲其時時結聚，結聚則聰明生。目慎雜觀，則有餘明。

案上不可多書。心中不可少書。

魚離水則身枯。心離書則神索。

張夢復云：讀書可以增長道心，為頭養第一法。

志之所趨，無遠勿屈；窮山距海，不能限也。志之所嚮

，無堅不入；銳兵固甲，不能禦也。

朱文公云：書不記，熟讀可記。義不精，細思可精。惟有志

不立，直是無著力處。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、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，皆是志不立之病。

把意念沉潛得下，何理不可得！把志氣奮發得起，何事

不可為！

今之學者，將個浮躁心觀理，將個萎靡心臨事，只模糊過了一生。

不虛心，便如以水沃石，一毫進入不得。

許魯齋云：讀書最怕是自滿。惟虛故能受，滿

則無所容。學者當佩斯言。

不開悟，便如膠柱鼓瑟，一毫轉動不得。

陳子兼云：讀書須

知出入法；始當求所以入，終當求所以出。見得親切，此是入書法；用得透脫，此是出書法。

不體認，便知電光照物，

一毫把捉不得。

薛文清公云：為學不是虛談道理，須於應事接物時，隨處詳審體察。若泛觀天下之理，而不知善處事物，究於實際何補？

不

躬行，便如水行得車，陸行得舟，一毫受用不得。

高忠憲公云：

學者讀書，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，一面思索體認，一面反躬實踐，這纔是讀書。

讀書貴能疑，疑乃可以啟信。

陳白沙云：疑者，覺悟之機；知其可疑而思問焉，其悟自不遠矣。若徒以為曉得，

便竟住了，大無益。讀書在有漸，漸乃克底有成。

呂新吾云：天地所以循環無端，積成萬古者，只有四個字：

曰無息有漸。為學亦然。

看書求理，須令自家胸中點頭。與人談理，須令人家胸

中點頭。

老嫗能解之詩，便是幼婦絕妙好詞。行文而如鬼咒神識，爾雖得意，誰為點頭？

愛惜精神，留他日擔當宇宙。蹉跎歲月，盡此身汗穢乾

坤。戒浩飲，浩飲傷神。戒貪色，貪色滅神。戒厚味，

厚味昏神。戒飽食，飽食悶神。戒妄動，妄動亂神。戒多言，多言損神。戒多憂，多憂鬱神。戒多思，多思撓神。戒久睡，久睡倦神。戒久讀，久讀枯神。

人之一生，只靠這精神幹事

，精神不旺，昏沉到底。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，不怕文字無解悟，無神氣，此是舉業最上乘。朱子曰：關了門，閉了戶，把截四路頭，正讀書時也。何謂四路頭？人心紛擾要長要短，皆

是路頭；須是一切斷絕，養心莫善之寡慾。件件看破，都沒要緊。件件寡去，寡之又寡，以至於無。則此心空明靈妙，人品自高，文章自妙。此為善讀書之本。高忠憲雜訓曰：男兒

七尺之軀，頂天立地，如何開口道個求字！孟子齊人一章，便是這個字的行狀；至今讀之汗顏！不可作等閒認也。就命上看，人生窮達利鈍，即墮地一刻，都已定下，如何增損得些子。雞

鳴夜深初醒，便須打點一日之勾當，不使閒過。於此憤然發個志氣，曰吾欲云云，當作何云云。轉眼青山落紅日，又蹉過一日矣。劉念臺家塾規：士大夫當以學術之蓄奮，以心術為本根

，以倫理為枝幹，以事業為果實。若文章則花萼也。學貴知疑，小疑則小進，大疑則大進。疑者覺悟之機也；一番覺悟，一番長進。經書養人根本。史書開人才思。進道入德，莫

要於有恆。天道祇是個恆。每日定準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分毫不損不加；流行不緩不急，而萬古不息，萬物得所。語云：有勤心，無遠道。蓼花菴訓言。

◎存養類

性分不可使不足，故其取數也宜多：曰窮理。曰盡性。
曰達天。曰入神。曰致廣大，極高明。情欲不可使有餘，
故其取數也宜少：曰謹言。曰慎行。曰約己。曰清心。
曰節飲食，寡嗜慾。

大其心，容天下之物。虛其心，受天下之善。平其心，
論天下之事。潛其心，觀天下之理。定其心，應天下之

變。

鍊心如鍊金，百鍊而後為真金，百鍊而後為真心。

清明以養吾之神。湛一以養吾之慮。沉警以養吾之識。
剛大以養吾之志。果斷以養吾之才。凝重以養吾之氣。

寬裕以養吾之量。嚴^{カク}峻以養吾之操。

馮少墟云：凡人拈花弄月，尋山問水，便覺天趣盎然。而況

存心養性，直達真源？上下古今；都在這裏。此中樂趣，更復何如。

自家有好處，要掩藏幾分，這是涵育以養深。別人不好處，要掩藏幾分，這是渾厚以養大。

以虛養心。以德養身。以仁養天下萬物。以道養天下萬

世。涵養冲虛。便是身世學問。

劉念臺云：涵養全得一個緩字，凡語言動作皆是。劉直齋云：存心養性，須

要耐煩耐苦耐驚耐怕，方得純熟。

省除煩惱，何等心性安和！

世人遇不如意事，動輒煩惱。而煩惱無補於事，徒自增

苦。惟有耐心料理，勿更添此一重纏縛。

顏子四勿，要收入來；閑存工夫，制外以養中也。孟子四端，要擴充去；格致工夫，推近以暨^ヒ遠也。

喜怒哀樂而曰未發，是從人心直溯道心，要他存養。未發而曰喜怒哀樂，是從道心指出人心，要他省察。

存養宜冲粹，近春溫。省察宜謹嚴，近秋肅。

就性情上理會，則曰涵養。就念慮上提撕，則曰省察。

就氣質上銷鎔，則曰克治。

省克得輕安，即是涵養；涵養得分明，即是省克；其實一也，皆不是落後著事。涵養與克

治，是人心雙輪；入門之始，克治力居多；進步之後，涵養力居多，及至車輕路熟時，不知是一是二。先儒每言存養省察，畢竟工夫以省察入；若不能省察。說甚存養？真文忠云：治

心如治病。然省察者，切脈而知疾也。克治者，用藥以去疾也。存養者，則又保護元氣，以杜未形之疾者也。

一動於欲，欲迷則昏。一任乎氣，氣偏則戾。

人於初起念時，即便回心一

想，其是非固自較然。非者去之，是者存之，克己工夫，即從此初念克起。行善工夫，即從此初念行起。

人心如穀種，滿腔都是生意，物欲錮之而滯矣。然而生

意未嘗不在也，疏之而已耳。人心如明鏡，全體渾是光明。習染熏之而暗矣。然而明體未嘗不存也，拭之而已耳。惟有內起之賊，從意根受者不易除。加之氣拘物蔽，則表裏夾攻，更無生意可留，明體可覲矣。是謂喪心之人，君子惓惓於謹獨，以此。

果決人似忙，心中常有餘閒。因循人似閒，心中常有餘忙。應事接物，常覺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，纔見涵養。若應酬時勞擾，不應酬時牽掛，極是吃累的。

寡欲故靜。有主則虛。

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，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。呂新吾云：心要如天平然，任物之去來，只是靜虛中正。何等

自在

無欲之謂聖。寡欲之謂賢。多欲之謂凡。徇欲之謂狂

。用力寡之，斯寡矣，其治本在敬。不用力寡之，則必至於徇，其病本在怠。周石藩云：寡欲極是難事；蓋必見理親切，將義命二字守得牢固，則心地自然明白，魂夢自然受用，而欲乃不得而入之。若心上打掃不清，則窮通得喪，當吃緊之際，未有不潛移而默奪者。此素位不願外之所以難也。

人之心胸，多欲則窄，寡欲則寬。人之心境，多欲則忙

，寡欲則閒。人之心術，多欲則險，寡欲則平。人之心事，多欲則憂，寡欲則樂。人之心氣，多欲則餒，寡欲則剛。

須把心頭打疊乾淨，渾如樓閣在空中，何等瀟灑自在。故孟子云：養心莫善於寡欲。

宜靜默。宜從容。宜謹嚴。宜儉約。四者切己良箴。忌

多欲。忌妄動。忌坐馳。忌旁驚。四者切己大病。

時時遵此修持

，則心自凝。常操常存，得一恆字訣。勿忘勿助，得一漸字訣。

敬守此心，則心定。斂抑其氣，則氣平。

人性中不曾缺一物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。

君子之心不勝其小，而氣量涵蓋一世。小人之心不勝其大，而志意拘守一隅。

怒是猛虎。慾是深淵。

忿如火，不遏則燎原。慾如水，不遏則滔天。

故君子立身，其大要在乎慾

忿室慾。懲忿如摧山，室慾如填壑。懲忿如救火，室慾如防水。

。集古錄云：學者之懲忿室慾，即使八戰八克，終懼冷灰之復燃。倘其七縱七擒，必至狂瀾之橫決；直須一刀兩斷，方可澈底澄清。

心一模糊，萬事不可收拾。心一疏忽，萬事不入耳目。

心一執著，萬事不得自然。

一念疏忽，是錯起頭。一念決烈，是錯到底。

古之學者，在心上做工夫；故發之容貌，則為盛德之符

。今之學者，在容貌上做工夫；故反之於心，則為實德

之病。

陳榕門云：誠於中，自然形於外。制乎外，所以養其中。

只是心不放肆，便無過差。只

是心不怠忽，便無逸志。

處逆境心，須用開拓法。

智慧如鏡，富貴福澤，其翳之者也；困苦艱難，其磨之者也。徐曙菴云：最妙是一個逆字，今人

處順境，現成受享，有何意味！惟逆則艱難險阻中，陶鍊得幾許事業。故逆來順受四字，隨在當有自得處。

處順境心，要用收斂

法。

薛文清云：國以逸欲而亡，家以逸欲而敗，身以逸欲而為昏愚，為戕賊，患無不至。蓋憂患是天理之行，震動驚醒，心膽變換之地。安樂是人欲之窟，般樂怠傲，志溺魂

銷之地。故孟子云：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古語云：富貴不與驕奢期，而驕奢至。驕奢不與死亡期，而死亡至。處順境者，可以知所警矣。

世路風霜，吾人鍊心之境也。世情冷暖，吾人忍性之地也。世事顛倒，吾人修行之資也。

青天白日的節義，自暗室屋漏中培來。旋乾轉坤的經綸，自臨深履薄處得力。

名譽自屈辱中彰。德量自隱忍中大。

尹和靖云：莫大之禍，皆起於須臾之不能忍，不可不謹。

薛文清云：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，斯能為人不能為之事功。又云：自古大智大勇，必能忍小恥小忿，皆是享福德處。顏光衷云：每任天下事，則是非交集，非受垢受不祥，火氣都盡，未有能休休有容，沉默濟世者也。故世間大丈夫，每以忍辱為第一精進。

謙退，是保身第一法。安詳，是處事第一法。涵容，是待人第一法。恬淡，是養心第一法。

喜來時，一檢點。怒來時，一檢點。怠惰時，一檢點。

放肆時，一檢點。

劉念臺云：易喜易怒，輕言輕動，只是一種浮氣用事，此病根最不小。如今要將此種浮氣。覓個銷歸安頓處。平時養得定了

，自然發而中節。自處超然。處人藹然。無事澄然。有事斬然。得意

淡然。失意泰然。非有盛養之功者，不能到此。

靜能制動。沉能制浮。寬能制褊。緩能制急。

天地間真滋味，惟靜者能嘗得出。天地間真機括，惟靜

者能看得透。

燈動則不能照物。水動則不能鑑物。人性亦然，動則萬理皆昏，靜則萬理皆徹。靜之一字，十二時離了一刻不得，纔離便亂了。門盡日開

闔，樞常靜。妍媸盡日往來，鏡常靜。人盡日應酬，心常靜。惟靜也，故能主張得動。若逐動而去，應事定不分曉。就是睡時，此念不靜，做個夢兒也胡亂。人心至活，倏忽之間起滅萬狀，未有無所事事，而能懸空守之者。初入靜者，不知攝持之法；必須涵詠聖賢之言，使義理津津悅心，方得天機流暢。斷不可空持硬守也。

有才而性緩，定屬大才。有智而氣和，斯為大智。

氣忌盛。心忌滿。才忌露。

有作用者，器宇定是不凡。有智慧者，才情決然不露。

口頭有一句話，定要說出；胸中有一毫才，決要露出；只是量窄。然因其無量，即以卜其無福。

意粗性躁，一事無成。

衝繁地，頑鈍人，拂逆時，紛雜事，此中最好養火。若決烈憤激，不但無益；而事卒以償，人卒以怨，我

卒以無成，是謂至愚。耐得過時，便有無限受用處。人性褊急則氣盛，氣盛則心粗，心粗則神昏；其處事也不能再思，其與人也罷不能三反，其治家也不能百忍，乖舛謬戾，可勝言

哉！呂新吾云：天下之物，紓除柔和者多長，迫切急躁者多短。人生壽夭禍福，無不皆然。褊急者可以思矣。

心平氣和，千祥駢并

集。

呂新吾云：心平氣和四字，非有涵養者不能做。工夫只在個定火，火定則百物兼照，萬事得理。若一動火，則神昏氣亂，便種種都不濟了。又云：涵養不定底。惡言到耳

，先思馭氣。氣平再沒錯著。陳榕門云：定火工夫，不外以理制欲，理勝則氣自平矣。

世俗煩惱處，要耐得下。世事紛擾處，要閒得下。胸懷牽纏處，要割得下。境地濃豔處，要淡得下。意氣忿怒處，要降得下。

以和氣迎人，則乖沴滅。以正氣接物，則妖氣消。以浩氣臨事，則疑畏釋。以靜氣養身，則夢寐恬。

非生平有養氣工夫者。不克語此。

觀操存，在利害時。觀精力，在飢疲時。觀度量，在喜怒時。觀鎮定，在震驚時。

大事難事看擔當。逆境順境看襟度。臨喜臨怒看涵養。

羣行羣止看識見。

輕當矯之以重。浮當矯之以實。褊當矯之以寬。執當矯之以圓。傲當矯之以謙。肆當矯之以謹。奢當矯之以儉。忍當矯之以慈。貪當矯之以廉。私當矯之以公。放言當矯之以緘默^{shu}。好動當矯之以鎮靜。粗率當矯之以細密。躁急當矯之以和緩。怠惰當矯之以精勤。剛暴當矯之以溫柔。淺露當矯之以沉潛。谿刻當矯之以渾厚。此變化氣質工夫也。忍當矯之以慈。此忍字，指殘忍。非容忍，及忍辱也。

◎持躬類

聰明睿知^思，守之以愚。功被天下，守之以讓。勇力振世

，守之以怯。くせ道德隆重，守之以謙。

不與居積人爭富。不與進取人爭貴。不與矜飾人爭名。じやう

不與少年人爭英俊。不與盛氣人爭是非。陳榕門云：皆退一步想。談古錄云：新吾先

生五不爭。其一曰：不與盛氣人爭是非。竊謂是非亦不可不爭，但彼以盛氣加之，我以和氣應之，可也。程明道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，安石勃然發怒；明道霽色語之曰：天下事，非一人之私議，願公平心以聽之。安石為之屈服。此與盛氣人爭是非之法也。

富貴，怨之府也。才能，身之災也。聲名，謗之媒也。

歡樂，悲之漸也。只是常有懼心，退一步做，見益而思損，持滿而思溢，則免於禍。

濃於聲色，生虛怯病。濃於貨利，生貪饕病。太公濃於功業

，生造作病。濃於名譽，生矯激病。萬病之毒，皆生於濃，吾以一味解之，曰淡。夫魚見餌不見

鉤，虎見羊不見阱，猩猩見酒不見人，非不見也，迷於其欲，而不暇顧也。此心一淡，則豔冶之物不能移，熱鬧之境不能動。夫能知困窮抑鬱，貧賤軼軻之為祥，則可與言道矣。

想自己身心，到日後置之何處。顧本來面目，在古時像

個甚人。

方恪敏公云：人之為人有幾等，總要為不可少之人。若庸庸碌碌，可有可無，是謂醉生夢死。汗穢天壤，雖富貴不足齒數也。幸生其間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

樂，亦不可不懷虛生之憂。

莫輕視此身，三才在此六尺。莫輕視此生，千古在此一

日。

古語云：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。蓋同此日也，以之作惡，則無窮之禍基於此日。以之為善，則不朽之業亦基於此日。苟不棄時，而此心快足，雖夕死何恨。

不然，即百歲亦幸生爾。

醉酒飽肉，浪笑恣談，卻不錯過了一日。妄動胡言，昧

理從欲，卻不作孽了一日。

無論造孽結怨，而把彌天蓋地的力量，積慶垂麻的日子，忙過錯過，豈不可惜。

不讓古人，是謂有志。不讓今人，是謂無量。

一能勝予，君子不可無此小心。吾何畏彼！丈夫不可無

此大志。

怪小人之顛倒是非，不知慣顛倒方為小人。惜君子之受

世折磨，不知惟折磨乃見君子。

或問：人遭患難。是不幸事。曰：患難亦是不經事人良藥，明心鍊性，通變達

權，正在此處得力。人生最不幸處，是偶一失言而禍不及，偶一失謀而事倖成，偶一恣行而獲小利，後乃視為故常，恬不為意，則敗行喪檢，莫大之患由此生矣。

經一番挫折，長一番識見。容一番橫逆，增一番器度。

省一分經營，多一分道義。學一分退讓，討一分便宜。

增一分享用，減一分福澤。加一分體貼，知一分物情。

不自重者取辱。不自畏者招禍。不自滿者受益。不自是

者博聞。

有真才者，必不矜才。有實學者，必不誇學。

蓋世功勞，當不得一個矜字。彌天罪惡，當不得一個悔字。

諉罪掠功，此小人事。掩罪誇功，此眾人事。讓美歸功，此君子事。分怨共過，此盛德事。

陳榕門云：讓美歸功，功自易集。分怨共過，過亦何傷！此

惟明於大體，而存心公恕者能之。

毋毀眾人之名，以成一己之善。

世之人常把好事讓與他人做，而甘居己於不肖；又要掠個好名兒在身上，反詆

他人為不肖。悲夫！是益其不肖也。

毋沒天下之理，以護一己之過。

今人有過，只在遮飾彌縫上做工夫。

費盡了無限巧回護，成就了一個真小人。

大著肚皮容物。立定脚跟做人。

實處著脚。穩處下手。

讀書有四個字最要緊，曰闕疑好問。做人有四個字最要緊，曰務實耐久。

事當快意處須轉。言到快意時須住。

殃咎之來，未有不始於快心者；故君子得意而憂，逢喜而懼。

物忌全勝。事忌全美。人忌全盛。

儘前行者地步窄。向後看者眼界寬。

留有餘不盡之巧，以還造化。留有餘不盡之祿，以還國家。

留有餘不盡之財，以還百姓。留有餘不盡之福，以貽子孫。

四海和平之福，只是隨緣。一生牽惹之勞，總因好事。

花繁柳密處撥得開，方見手段。

不見可欲時。人人都是君子。一見可欲，不是滑了腳跟，便是擺動念頭。苟非

中存有主，將自己的身家性命體貼一番，鮮有不墮入魔障者。先輩詩云：世上無如人欲險，幾人到此誤生平。沉溺者可以驚心回首矣。

風狂雨驟時立

得定，纔是腳跟。

人當變故之來，只宜靜守，不宜躁動。即使萬無解救，而志正守確，雖事不可為，而心終可白。否則必致身敗而名亦不保，

非所以處變之道。

步步占先者，必有人以擠之。事事爭勝者，必有人以挫

之。能改過，則天地不怒。

王文成公云：人果能一旦洗滌舊染，雖昔為寇盜，今日亦不害為君子。袁了凡云：從前種

種，譬如昨日死。從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。可為悔過者法。能安分，則鬼神無權。

人能置身靜穩中。即鬼神造化，亦奈何他不得

。先輩詩云：守分身無辱，知幾心自閒。

言行擬之古人，則德進。功名付之天命，則心閒。報應念及子孫，則事平。受享慮及疾病，則用儉。

安莫安於知足。危莫危於多言。貴莫貴於無求。賤莫賤於多欲。樂莫樂於好善。苦莫苦於多貪。長莫長於博識。短莫短於自恃。明莫明於體物。暗莫暗於昧幾。

能知足者，天不能貧。能忍辱者，天不能禍。能無求者，天不能賤。能外形骸者，天不能病。能不貪生者，天不能死。能隨遇而安者，天不能困。能造就人才者，天不能孤。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，天不能絕。

天薄我以福，吾厚吾德以迓之。天勞我以形，吾逸吾心以補之。天危我以遇，吾享吾道以通之。天苦我以境，吾樂吾神以暢之。

吉凶禍福，是天主張。毀譽予奪，是人主張。立身行己，是我主張。

陳榕門云：在我者勉之。在人者聽之。在天者順以受之而已。

要得富貴福澤，天主張，由不得我。要做賢人君子，我主張，由不得天。

富以能施為德。貧以無求為德。貴以下人為德。賤以忘勢為德。

陳榕門云：四語合來。無非要人重仁義而輕勢利。

護體面，不如重廉恥。求醫藥，不如養性情。立黨羽，不如昭信義。作威福，不如篤至誠。多言語，不如慎隱微。博聲名，不如正心術。恣豪華，不如樂名教。廣田宅，不如教義方。

行己恭。責躬厚。接眾和。立心正。進道勇。

擇友以求益。改過以全身。

劉念臺云：改過一法，是聖賢獨步工夫。層層剝換，不登顛造極不已。常人恥聞過，卒歸下

流，悲夫！敬為千聖授受真源。慎乃百年提撕緊鑰。

度量如海涵春育。應接如流水行雲。操存如青天白日。

威儀如丹鳳祥麟。言論如敲金戛石。持身如玉潔冰清。

襟抱如光風霽月。氣概如喬嶽泰山。

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；非大丈夫，不能有此度量！

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；非大丈夫，不能有此氣節！

珠藏澤自媚，玉韞山含輝；非大丈夫，不能有此蘊藉！

月到梧桐上，風來楊柳邊；非大丈夫，不能有此襟懷！

處草野之日，不可將此身看得小。居廊廟之日，不可將此身看得大。

只一個俗念頭，錯做了一生人。只一雙俗眼睛，錯認了

一生人。

陳榕門云：語云：凡病皆可醫，惟俗不可醫。正謂此也。

心不妄念，身不妄動，口不妄言，君子所以存誠。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君子所以慎獨。不愧父母，不愧兄弟，不愧妻子，君子所以宜家。不負國家，不負生民，不負所學，君子所以用世。

以性分言，無論父子兄弟，即天地萬物，皆一體耳！何物非我，於此信得及，則心體廓然矣。以外物言，無論

功名富貴，即四肢百骸，亦軀殼耳！何物是我，於此信得及，則世味淡然矣。

有補於天地曰功；有關於世教曰名；有學問曰富；有廉恥曰貴；是謂功名富貴。無為曰道；無欲曰德；無習於鄙陋曰文；無近於曖昧曰章；是謂道德文章。

困辱非憂，取困辱為憂。榮利非樂，忘榮利為樂。

自君子觀之，

人欲是極苦的，天理是極甜的；小人反是。故從欲則如附羶，從理則若嚼蠟。

熱鬧榮華之境，一過輒生淒涼。清真冷淡之為，歷久愈

有意味。

潘少白云：至理所在，入其中則樂見。若外飾之事，初見絢然，入其中則索然，真見道之言也。

心志要苦。意趣要樂。氣度要宏。言動要謹。

心術以光明篤實為第一。容貌以正大老成為第一。言語

以簡重真切為第一。

陳榕門云：三者工夫，原是一串，其效驗亦是一串，絲毫假借不得。

勿吐無益身心之語。勿為無益身心之事。勿近無益身心

之人。勿入無益身心之境。勿展無益身心之書。

田靜持云：凡看理學之

書，與養生之說，皆有切於日用，有助於性靈，不可作等閒看過。若冗屑書帙，無益性靈，徒損心目，不若閒觀山水之為得也。

此生不學一可惜。

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悲傷，良可浩歎。

此日閒過二可惜。

呂新吾云：只竟夕

檢點，今日說得幾句話，關係身心，行得幾件事，有益世道；自慊，自愧自恍然獨覺矣。人能內反至此，決不虛度一生。

此身一敗三可惜。

呂新吾云：少年要想我現在幹得甚麼事？到頭成個甚麼人？便有許多恨心，許多愧汗，如何放得自家過。

君子胸中所常體，不是人情是天理。君子口中所常道，

不是人倫是世教。君子身中所常行，不是規矩是準繩。

且莫論身體力行，只聽隨在聚談間，曾有幾個說天下國家，身心性命，正經道理。終日嘵嘵刺刺，滿口都是閒談亂語，吾輩試一猛省，士君子在天地間，可否如此度日？生死無常，便夢夢此，哀哉！

休諉罪於氣化！一切責之人事。休過望於世間！一切求

之我身。

陳榕門云：亟亟於所當盡，而不役役於所不可知也。

自責之外，無勝人之術。自強之外，無上人之術。

其勝人上人

本領，正於其自責自強處見之。

書有未曾經我讀。事無不可對人言。

平生無一事可瞞人，此是大快樂。

閨門之事可傳，而後知君子之家法矣。近習之人起敬，

而後知君子之身法矣。

其作用處，只是毋不敬。

門內罕聞嬉笑怒罵，其家範可知。座右徧陳善書格言，

其志趣可想。

朱子云：聖賢之言，常將眼頭過，口頭轉，心頭運。袁了凡云：凡人居家，几案上須有勸善書。或先賢格言一冊。俾朝夕翻閱可以收攝

身心，擴充善念，獲益不淺。而於教子弟輩，尤為要緊。程子云：古之人，自能食能言而教之。是故大學之法，以豫為先。蓋幼年心性未定，卻以先入之言為主。為父兄師長者，則當以

格言至論，日陳於前，與之朝夕而講論之，日復一日，盈耳充腹；久之義理浹洽浸灌，不知不覺，入於聖賢之路矣。若為之不豫，偏好之見生於內，嗜慾之緣接於外，欲其不染於習俗也，

難矣。

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。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。

陳榕

門云：二者皆人所易忽，於此處亦有操持，則無之敢忽。故觀人每於所忽。

語言間儘可積德。妻子間亦是修身。

晝驗之妻子，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。夜考之夢寐，以卜

其志之定與否也。

欲理會七尺，先理會方寸。欲理會六合，先理會一腔。

世人以七尺為性命。君子以性命為七尺。

氣象要高曠，不可疏狂。心思要縝密，不可瑣屑。趣味要冲淡，不可枯寂。操守要嚴明，不可激烈。

聰明者戒太察。剛強者戒太暴。溫良者戒無斷。

古人云：當斷不斷，反

受其亂。

勿施小惠傷大體。毋借公道遂私情。

以情恕人。以理律己。

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則全交。以責人之心責己，則寡過。

力有所不能，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責人。心有所當盡，

聖人不以無可奈何者自諉。

陳榕門云：此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。人每相反出之，故終其身。惟見人之不如己意，不見

己之不如人意。張子所云：以責人之心責己，以恕己之心恕人，則盡道是也。

眾惡必察，眾好必察易。自惡必察，自好必察難。

陳榕門云：察

於眾好眾惡者，不肯輕信人言。察於自好自惡者，不肯偏執己見。二者合而好惡乃得其真矣。

見人不是，諸惡之根。見己不是，萬善之門。

唐荊川與弟書云：居常但見

人過，不見己過，此學者公共病痛，亦學者切骨病痛。自後讀書做人，須要刻刻檢點自家病痛。蓋所惡於人，許多病痛處，若真知反己，則色色有之也。

不為過三字，昧卻多少良心！沒奈何三字，抹卻多少體

面！

四語義味無窮，非老於世務者不知。

品詣常看勝如我者，則愧恥自增。享用常看不如我者，

則怨尤自泯。

家坐無聊，亦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。官階不達，尚有高

才秀士白首青衿。

退一步想，大有味，唯知足者能之。先輩詩云：欲除煩惱先忘我，各有因緣莫羨人，真得自在之樂。

將啼飢者比，則得飽自樂。將號寒者比，則得暖自樂。將勞役者比，則優閒自樂。將疾病者比，則康健自樂。將禍患者比，則平安自樂。將死亡者比，則生存自樂。

此養心自在法門也。

常思終天抱恨，自不得不盡孝心。常思度日艱難，自不得不節費用。常思人命脆薄，自不得不惜精神。常思世態炎涼，自不得不奮志氣。常思法網難漏，自不得不戒非為。常思身命易傾，自不得不忍氣性。

以媚字奉親。以淡字交友。以苟字クダマシ省費。以拙字ウツクシ免勞。以聾字止謗。以盲字遠色。以吝字防口。以病字醫淫。

以貪字讀書。以疑字窮理。以刻字責己。以迂字守禮。
以很字立志。以傲字植骨。以癡字救貧。以空字解憂。
以弱字禦侮。以悔字改過。以懶字抑奔競風。以惰字屏
塵俗事。

此二十字皆人所深惡之者，今乃假鴆毒為參朮，變臭壞為金丹，直覺老大受用，討盡便宜。

對失意人，莫談得意事！處得意日，莫忘失意時！

貧賤是苦境，能善處者自樂。富貴是樂境，不善處者更
苦。恩裏由來生害，故快意時須早回頭。敗後或反成功
，故拂心處莫便放手。

深沉厚重，是第一等資質。磊落雄豪，是第二等資質。
聰明才辯，是第三等資質。

上士忘名。中士立名。下士竊名。忘名者，體道合德，享鬼神之福佑，非所以求名也。立名者，修身慎

行，懼榮觀之不顯，非所以攘名也。竊名者，厚貌深姦，干浮華之虛稱，非所以得名也。

上士閉心。中士閉口。下士閉門。

好訐人者身必危，自甘為愚，適成其保身之智。好自誇者人多笑，自舞其智，適見其欺人之愚。

閒暇出於精勤。恬適出於祇懼。無思出於能慮。大膽出於小心。

平康之中，有險阻焉。衽席之內，有鴆毒焉。衣食之間，有禍敗焉。禍患之伏，不在於經意處，正在於大意處。明哲之士，只在意中做工夫，故每萬全而無弊。

居安慮危。處治思亂。錢志騶君子懷刑題文開講云：凡自恕之人，皆日蹈於刑而不知憂，日幸免於刑而不知愧。又收束二小比。人方

有欲自肆，幾疑朝夕補救之迂，而孰知惟此制心之可保。人至無地自容，始悟名教從容之樂，而豈若先乎慮患之為安。學問有得之語，當從戰兢惕厲中來，真有功世道之文也。

天下之勢，以漸而成。天下之事，以積而固。

自古天下國家身之敗亡，不

出積漸二字。積之微，漸之始，可為寒心哉！是以君子重小損，矜細行，防微蔽。呂新吾云：人情之所易忽者，莫如漸。天下之大可畏者，亦莫如漸。周鄭交質，若出於驟然。天子雖孱懦甚，亦必有恚心。諸侯雖豪橫極，豈敢萌此念！迨積漸所成，其流不覺至是。故步視千里為遠，前步視後步為近。千里者，步步之積也，是以驟者舉世所驚，漸者聖人獨懼，明以燭之，堅以守之，毫髮不以假借，此慎漸之道也。

禍到休愁，

徒愁何益。

也要會救。

救得一分是一分。

福來休喜。也要會受。

空喜則福可為災。能受則福且未艾。

天欲禍人，先以微福驕之。天欲福人，先以微禍傲之。

傲傲慢之人驟得通顯，天將重刑之也。疏放之人艱於進取，天將曲赦之也。

小人亦有坦蕩蕩處，無忌憚是也。君子亦有長戚戚處，

終身之憂是也。

陳榕門云：迹相似而實不相同，人禽之分在此。

君子猶水也，其性沖，其質白，其味淡。其為用也，可

以澣反不潔者而使潔；即沸湯中投以油，亦自分別而不相

混，誠哉君子也。小人譬油也，其性滑，其質膩，其味

濃。其為用也，可以汙潔者而使不潔；倘滾油中投以水

，必至激搏而不相容，誠哉小人也。

形容盡致，推勘入微，明此可以立身，可以觀人。

凡陽必剛，剛必明，明則易知。凡陰必柔，柔必暗，暗

則難測。

人心寬平則光明，狹險則幽暗。君子小人相反，只在陽明陰暗之間。故聖人衍易，以陽為君子，以陰為小人。嘗觀天下之人，其光明正大，疏暢明達，磊磊

落落，無纖芥可疑者，必君子也。而其依阿渙忍，回互隱伏，閃爍狡獪，不可方物者，必小人也。

稱人以顏子，無不悅者，忘其貧賤而夭。一指人以盜跖_世，

無不怒者，忘其富貴而壽。

人心好善惡惡之同然如此，而作人卻與盜跖同歸，何惡其名而好其實耶！

事事難上難，舉足常虞失墜。件件想一想，渾身都是過差。怒宜實力消融，過要細心檢點。

探理宜柔，優游涵泳，始可以自得。決欲宜剛，勇猛奮迅，始可以自新。

懲忿窒慾，其象為損，得力在一忍字。遷善改過，其象為益，得力在一悔字。

能懲能窒，即是改過。改之又改，以至於寡，即是遷善。寡之又寡，以至於無，即是止於至善。

富貴如傳舍，惟謹慎可得久居。

英銳者，造物得而折之。謹慎者，鬼神不得而乘之。謹慎二字，聖賢大學問在

此，豪傑大作用亦在此。

貧賤如敝衣，惟勤儉可以脫卸。

朱柏廬云：勤與儉，治生之道也，不勤則寡入

，不儉則妄費；寡入而妄費，則財匱；財匱則苟取。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，黠者入行險徼倖之途，生平行止，於此而喪；祖宗家聲，於此而墮；生理絕矣。又沉一家之中，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，而使相趨於奢惰，則自絕其生理，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。以此思勤，安得不勤！以此思儉，安得不儉！

儉則約，約則百善俱興。侈則肆，肆則百惡俱縱。

奢者富不足。儉者貧有餘。奢者心常貧。儉者心常富。

奢儉之有關心境也如此。

貪饕以招辱，不若儉而守廉。干請以犯義，不若儉而全節。侵牟^{ㄋㄨˋ}以聚怨，不若儉而養心。放肆以遂欲，不若儉而安性。靜坐，然後知平日之氣浮。守默，然後知平日之言躁。省事，然後知平日之心忙。閉戶，然後知平日之交濫。寡欲，然後知平日之病多。近情，然後知平日

之念刻。

無病之身，不知其樂也，病生始知無病之樂。無事之家，不知其福也，事至始知無事之福。

慾心正熾時，一念著病，興似寒冰。利心正熾時，一想到死，味同嚼蠟。

有一樂境界，即有一不樂者相對待。有一好光景，便有一不好底相乘除。

只是尋常茶飯，實地風光，纔是安樂窩。胡文定公云：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，常有些不足處方好；纔事事足意，便有不好

事出來；歷試歷驗。

事不可做盡。言不可道盡。勢不可倚盡。福不可享盡。

邵康節詩云：美酒飲教微醉後，好花看到半開時。最為親切有味。

不可吃盡。不可穿盡。不可說盡。又要洞得。又要做得

。又要耐得。

粗淺語，卻不容易做到。

難消之味休食。難得之物休蓄。難酬之恩休受。難久之友休交。難再之時休失。難守之財休積。難雪之謗休辯。難釋之忿休較。

飯休不嚼咀嚼便咽。路休不看便走。話休不想便說。事休不思便做。財休不審便取。氣休不忍便動。友休不擇便交。

為善如負重登山，志雖已確，而力猶恐不及。為惡如乘駿走坂，鞭雖不加，而足不禁其前。

防欲如挽逆水之舟，纔歇手，便下流。力行如緣無枝之

樹，纔住腳，便下墜。

君子之心，無時而不敬畏者，以此。

膽欲大

見義勇為

。心欲小

文理密察

。智欲圓

應物無滯

。行欲方

截然有執

真聖賢，決非迂腐。真豪傑，斷不粗疏。

龍吟虎嘯，鳳翥鸞翔，大丈夫之氣象。蠶繭蛛絲，蟻封

蚓結，兒女子之經營。

格格不吐，刺刺不休，總是一般語病。請以鶯歌燕語療

之。戀戀不舍，忽忽若忘，各有一種情癡。當以鳶飛魚

躍化之。問消息於著龜，疑團空結。求福祉於奧竈，奢

想徒勞。

慈湖先訓云：心吉則百事俱吉。古人於為善者曰吉人，是此人通體皆吉。世間凶神惡煞，如何干犯得他？真乃窺見本原之確論也。劉念臺云：易經所言趨

吉避凶者，蓋趨善而避惡也。今人解吉凶，都說向人事上去，大錯。

謙，美德也，過謙者懷詐。

謙不中禮，所損甚多。唯准於禮而得其中，則善矣。

默，懿行也

，過默者藏奸。

鷹立如睡，虎行如病，乃是他攪人噬人的手段，奸惡之輩，多形此態，不可不知。

直不犯禍，和不害義。

圓融者無詭隨之態。精細者無苛察之心。方正者無乖拂

之失。沉默者無陰險之術。誠篤者無椎魯之累。光明者

無淺露之病。勁直者無徑情之偏。執持者無拘泥之迹。

敏鍊者無輕浮之狀。

有所長，而矯其長之失，此是全才，是善學。陳榕門云：人有一長處，即有一病處；其病處即在所長之中。長善

救失，全憑學問。

才不足則多謀。識不足則多慮，威不足則多怒。信不足

則多言。勇不足則多勞。明不足則多察。理不足則多辯。情不足則多儀。

私恩煦感，仁之賊也。直往輕擔，義之賊也。足恭偽態，禮之賊也。苛察歧疑，智之賊也。苟約固守，信之賊也。

此五賊者，破道亂政，聖門斥之。後世儒者，往往稱之以訓世，無識也夫。

有殺之為仁，生之為不仁者。有取之為義，與之為不義者。

有卑之為禮，尊之為非禮者。有不知為智，知之為不智者。

有違言為信，踐言為非信者。

陳榕門云：以義理為權衡，則輕重大小之間，看得不爽，行得不錯。婦人之仁，匹

夫之義，拘謹之禮，穿鑿之智，硜硜之信，總為不權衡於義理耳！

愚忠愚孝，實能維天地綱常；惜不遇聖人裁成，未嘗入室。

大詐大奸，偏會建世間功業；倘非有英主駕馭，終必跳梁。

知其不可為而遂委心任之者，達人智士之見也。知其不可為而猶竭力圖之者，忠臣孝子之心也。陳榕門云：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，蓋指此種。

小人只怕他有才；有才以濟之，流害無窮。君子只怕他無才；無才以行之，雖賢何補！

◎攝生附

慎風寒，節飲食，是從吾身上卻病法。寡嗜慾，戒煩惱

，是從吾心上卻病法。

養生以養心為主，而養心又在凝神；神凝則氣聚，氣聚則形全。若日逐勞擾憂煩，神不守舍，則易至衰老，且

百病從此生矣。一收視返聽，凝神於太虛，無一毫雜思妄念，神與氣會，氣與神合，則心自定而形自全矣。

少思慮以養心氣。寡色慾以養腎氣。常運動以養骨氣。

戒嗔怒以養肝氣。薄滋味以養胃氣。省言語以養神氣。

多讀書以養膽氣。順時令以養元氣。

凡人元氣已索，而血肉未潰，飲食起居，不甚覺也。一旦外

邪襲之，溘然死矣。不怕千日怕一旦，一旦者，千日之積也；千日可為，一旦不可為矣。故慎於千日，正以防其一旦耳。

憂愁則氣結。忿怒則氣逆。恐懼則氣陷。拘迫則氣鬱。

急遽則氣耗。

是惟心平氣和，斯為載道之器。

行欲徐而穩。立欲定而恭。坐欲端而正。聲欲低而和。

善養氣者，常於動中習靜，使此身常在太和元氣中，久久自有聖賢氣象。

心神欲靜。骨力欲動。胸懷欲開。筋骸欲硬。脊梁欲直。腸胃欲淨。舌端欲捲。脚跟欲定。耳目欲清。精魂欲正。

多靜坐以收心。寡酒色以清心。去嗜慾以養心。誦古訓以警心。悟至理以明心。

寵辱不驚。肝木自寧。動靜以敬，心火自定。飲食有節，脾土不洩。調息寡言。肺金自全。恬淡寡欲，腎水自足。

道生於安靜。德生於卑退。福生於清儉。命生於和暢。

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。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。

人常和悅，則心氣恬而五臟

安，昔人所謂養歡喜神。何文端公時，曾有鄉人過百歲，公叩其術。答曰：予鄉村人，無所知；但一生只是喜歡，從不知憂惱。此真得養生要訣者。每日胸中一團太和元氣，病從何生？

拙字可以寡過。緩字可以免悔。退字可以遠禍。苟字可

以養福。靜字可以益壽。

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：曰慈。曰儉。曰和。曰靜。

毋以妄心戕真心。勿以客氣傷元氣。

拂意處要遣得過。清苦日要守得過。非理來要受得過。

無故而以非理相加，其中必有所恃。小不忍，禍立至矣。

忿怒時要耐得過。嗜慾生要忍得過。

銷鑠人莫如忿與慾；慾動水滲，怒甚火炎，故須忍耐；則心火上升，腎水下滋，此吾儒坎離交濟功法，何勞仙家言。

言語知節，則愆尤少。舉動知節，則悔吝少。愛慕知節

，則營求少。歡樂知節，則禍敗少。飲食知節，則疾病

少。

王龍圖食物至精細，食不盡一器，年八旬，頤頰白膩如少年。嘗語人云：食取補氣，不飢即已，飽則生眾疾；至用藥物消化，尤傷和也。

人知言語足以彰吾德，而不知慎言語，乃所以養吾德。

人知飲食足以益吾身，而不知節飲食，乃所以養吾身。

鬧時鍊心。靜時養心。坐時守心。行時驗心。言時省心。

。動時制心。

榮枯倚伏，寸田自開惠逆，何須歷問塞翁？修短參差，

四體自造彭殤，尸尤似難專咎司命！司命

節慾以驅二豎。修身以屈三彭。安貧以聽五鬼。息機以

弭六賊。

一心為主，百病皆除。

衰後罪孽，都是盛時作的。老來疾病，都是壯年招的。

敗德之事非一，而上酗酒者德必敗。傷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生必傷。

薛文清云：酒色之類，使人志氣昏耗；傷生敗德，莫此為甚，何樂之有！惟心清欲寡，則氣平體胖，樂可知矣？

木有根則榮，根壞則枯。魚有水則活，水涸則死。燈有膏則明，膏盡則滅。人有真精，保之則壽，戕之則殀。

冬至一陽生，夏至一陰生，其氣甚微；如草木萌生，易於傷伐。倘犯色戒，則來年精神必疲憊；故色慾不節，四時皆傷人，惟二至之前後半月，尤必以絕慾為第一義也。

◎敦品類

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，定從烈火中鍛來。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，須向薄冰上履過。

人以品為重，若有一點卑汙之心，便非頂天立地漢子。品以行為主，若有一件愧怍之事，即非泰山北斗宏儀。

人爭求榮，就其求之之時，已極人間之辱；人爭恃寵，就其恃之之時，已極人間之賤。

世之趨炎附勢者，大都但知攀附權貴，而其人之邪正不問焉。及事敗後，畢竟

同歸於盡，真為可憐！即使幸而漏網，而以一身名節之重，不思流芳百世，乃甘受黨援之汙，反致遺臭萬年矣。劉念臺云：進取一路誠士人所不廢，而得之不得曰有命。人情若不看破，奔走如狂，妄開徑竇，呈身之巧，有無所不至者，幸而得之，立身已敗，萬事瓦解，況求之而未必得乎？真枉做小人也。

丈夫之高華，祇在於道德氣節。鄙夫之炫耀，但求諸服

飾起居。

快書云：優人登場，有為唐明皇者，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，諸優皆笑之。世之登仕版者，時至則為之，此與逢場作戲，亦復何異？而盛修邊幅，炫耀鄉里

，日岸然肩輿於親故之門，其不為諸優所竊笑者，幾希矣！比擬未免近於刻，但欲為今世之縉紳先生痛下針砭，不得不借此以發其深省。其不省者，尚復何言。呂新吾云：中高第，

做美官，欲得願足，這不是了卻一生事；只是作人不端，或無過可稱，而分毫無補於世，則高第美官，反以益吾之恥者也。而世顧以此詫市井，蓋棺有餘愧矣。劉念臺云：士人自初第以至崇階華

廡，同是穿衣，同是吃飯，何曾有半點異常人處？只被閭巷一二愚鄙驚喜奉承。此人不知不覺，不能自主；遂高擡起來，究竟與自己身上，曾有一毫增益否？可為當頭一棒！鄒東郭云：問邑之貴

，則數高位者以對。問邑之富，則數積財者以對。問邑之人物，則數修德勵行、濟世範俗者以對。而富與貴不齒焉。故肆志一時者，為軒鶴、為牢豕。尚友千古者，為景星，為喬嶽。

阿諛取容，男子恥為妾婦之道。本真不鑿，大人不失赤子之心。

君子之事上也，也忠以敬。其接下也，必謙以和。小人之事上也，必諂以媚。其待下也，必傲以忽。

小人刻刻在勢利上講求，故

無常心，如此那得不為君子所惡？

立朝不是好官人，由居家不是好處士。平素不是好處士

，由小時不是好學生。

蒙童之教，大有關係如此。

做秀才如處子，要怕人。既入仕如媳婦，要養人。歸林

下如阿婆，要教人。

顏光衷云：鄉紳，國之望也；家居而為善，可以感郡縣，可以風州里，可以培後進。其為化功，比士人百倍；故能

親賢揚善，主持風俗。其上也，即不然。而正身率物，恬靜自守；其次也，下此則求田問舍，下此則欺弱暴寡；風之薄也，非所敢道矣。俚話云：刀趁利，爐趁熱，此兩語誤人不淺。

夫刀利爐熱，用之以幹許多好事，此光陰誠不可錯過。又爭體面三字，最誤人，今且以何者為體面？若枉道求官府，辱身賤行，此無體面之甚者也。官府即姑從我，而心輕其為人，此無體面之隱者也。得勢以豪鄉里，而人陰指曰，此翼虎，不可犯耳。尚得為體面乎？認得體面真時，便不爭體面，而百美集矣。呂東萊云：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，不知風俗是誰做的；身便是風俗，不自去做，如何會得好？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，方算正人。

貧賤時眼中不著富貴，他日得志必不驕。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，一旦退休必不怨。

貴人之前莫言賤，彼將謂我求其薦。富人之前莫言貧，彼將謂我求其憐。

小人專望受人恩，受過輒忘。君子不輕受人恩，受則必報。處眾以和，貴有強毅不可奪之力。持己以正，貴有圓通不固執之權。

內剛不可屈，而外能處之以和者，所濟多矣。方正學云：處俗而不忤者，其和乎？其弊也流而無立。持身而不撓者，其介

乎，其弊也屬而多過。介以植其內，和以應乎外，則庶幾矣！

使人有面前之譽，不若使人無背後之毀。使人有乍處之

歡，不若使人無久處之厭。

乍交不為小人所悅，久習不為君子所厭，如是乃可見品。

媚若九尾狐，巧如百舌鳥，哀哉羞此七尺之軀！暴同三足虎，毒比兩頭蛇，惜乎壞爾方寸之地！

到處偃^レ偻^{カヌ}，笑伊首何仇於天？何親於地？終朝籌算，問

爾心何輕於命？何重於財？

揚升菴詩云：生前枉費心千萬，死後空持手一雙。足以喚醒一世。

富兒因求宦傾貲。汙吏以贖^{カヌ}貨失職。

初起於覬其所無，卒至於喪其所有；若各泯其貪心，則何奪

祿敗家，喪名失身之有！

親兄弟析箸，璧合翻作瓜分。士大夫愛錢，書香化為銅

臭。

高忠憲公家訓云：士大夫居間得財之醜，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。流俗滔滔，恬不為怪者，只是不曾立志要做人；若要做人，自知男女失節，總是一般。

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，不當為子孫求福。謹家規，崇儉樸，教耕讀，積陰德，此造福也。廣田宅，結姻援，爭什一，鬻^ひ功名，此求福也。造福者澹^{わづ}而長。求福者濃而短。

造福正所以求福，不可不知。

士大夫當為此生惜名，不當為此生市名。敦詩書，尚氣節，慎取與，謹威儀，此惜名也。競標榜，邀權貴，務矯激，習模稜，

辱身喪名，莫不由此！求名適所以壞名，名豈可市哉？

此市名也。惜名者靜而

休，市名者躁而拙，士大夫當為一家用財，不當為一家傷財。濟宗黨，廣東脩，救荒歉，創辦義舉，濟人利物

，此用財也。靡苑囿，教歌舞，奢燕會，積聚珍玩，賞目悅心，此傷財也。用財者損而盈，傷財者滿而覆。無論

在己在人，義所當用，乃謂之用；義不當用，則謂之傷。有財者可以鑑矣！

士大夫當為天下養身，不當為天

下惜身。省嗜慾，減思慮，戒忿怒，節飲食，此養身也

。義其身以有為也。

規利害，避勞怨，營窟宅，守妻子。

似乎愛惜此身，卻不知已置此身

於無用。直謂之不自愛也可。

此惜身也。養身者嗇而大，惜身者羶而細。

張同

初先生卻金堂四箴。陳榕門云：按四箴所云當為者，即孟子所云，求在我者也；不當為者，即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，迹雖近似，義實相妨。今一一臚列之，互舉之，是非公私，顯然可見矣。憶余為諸生時，於官齋屏帑間，曾見此箴，覺有怵於心，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。及閱歷仕途，深嘗世故，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，辨之不明，遂致誤入歧途，貽悔末路。服先輩格言，切中世病，足發深省；而愧前此失於體認，草草讀過也。然則思齊內省，為所當為，不為所不當也。願與世之君子共勉之。

◎處事類

處難處之事愈宜寬。處難處之人愈宜厚。處至急之事愈

宜緩。處至大之事愈宜平。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。

撼大摧堅，要

徐徐下手，默默留意，久久見功。若攘臂竭力，一犯手自家先敗。張子韶云：天下之事，有理有勢；理得乘勢以行，固屬快意；勢若一時不能遽遂，則又貴於徐徐應之。惟如是而後

為明通，惟如是而後能應事。楊忠愍公云：欲幹天下之事，當思如何下手？如何收煞？事成如何結果？不成落何名目？死生雖不計，畢竟果不徒死否。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薛文清公

云：事纔入手，便當思其發脫。又云：應事最當熟思緩處；熟思則得其情，緩處則得其當。

呂新吾云：事見到無不可時，便斬截做，不要留戀；兒女子之情，不足以語辦大事者也。

又云：計天下大事，只在要緊處一著，留心用力；別個都顧不得，此要緊一著，又要看得明，守得定，方不失輕重之衡。又云：凡酌量天下大事，全要個融通周密，憂深慮遠；若粗心浮氣，淺見薄識，得其一方，而固執以求勝；以此圖久大之業，為治安計，難矣。又云：處天下事，前面常長出一分，此之謂豫。後面常餘出一分，此之謂裕。如此則事無不濟，而心有餘樂；若扣煞分數做去，必有後悔。又云：做天下好事，既度德量力，又審勢擇人，專欲難成，眾怒難犯；此八字，不獨妄動邪為者宜慎；雖以至公無私之心，行正大光明之事，亦須調劑人情，發明事理，俾大家信從，然後動有成，事可久。蓋羣情多關於遠識，小人不便於私己。羣起而壞之，雖有良法，胡成胡久；又云：天下事，只怕認不真；若認得真時，更那管一國非之，天下非之。君子作事，舉世懼且疑；而彼確然為之，卒如所料者，先見定也。故要見事後功業，休恤事前議論。事成後，眾情自貼；即萬一不成，而我為其所當為也，論不得成敗。

是非理也。成敗勢也。亦有勢不可為，而猶為之者，惟其理而已。

無事時，常照管此心，兢兢然若有事；有事時，卻放下此心，坦坦然若無事。無事如有事提防，纔可弭意外之變；有事如無事鎮定，方可消局中之危。

當平常之日，應小事，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。蓋天理無小，即人事觀之，便有一個邪正，不可忽慢苟簡，須審事之邪正以應之方可。及變故之來，處大事，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。蓋人事雖大，自天理觀之，只有一個是非，不可驚惶失措，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。

劉念臺應事說云：事無大小

，皆有理在，劈頭判個是與非，見得是處，斷然如此，雖鬼神不避。見得非處，斷然不如此，雖千駟萬鍾不回。又於其中，條分縷析，辨個是中之非，非中之是，似是之非，似非之是

，從此下手，沛然不疑，所以動有成績。又凡事有先著，當圖難於易，為大於細。有要著一著，勝人千萬著，失此一著，滿盤敗局。又有先後著，如低棋以後著為先著，多是見小欲速之病。又有了著，恐事至八九分便放手，終成滅裂也。蓋見得是非後，又當計成敗，如此，方是有用學問。學者遇事不能應，總是此心受病處。只有鍊心法，更無鍊事法。鍊心之法。大要只是胸中無一事而已。無一事。乃能事事。此是主稱工夫得力處。又云：多事不如少事，省事不如無事。

緩事宜急幹，敏則有功。

事有必不可已者，便須早做。日捱一日，未必後日之能如今日也。若營父母遠大之事，尤當吃緊。

急事宜緩辦，忙則多錯。

劉真齋云：事屬道義方可做，然卻須寬綽細膩，真實忍耐，一一從頭至尾，節次調停，必克有濟。否

則匆忙疏漏，必至虛矯，急迫，反害義矣。

不自反者，看不出一身病痛。不耐煩者，做不成一件事

業。

只一耐煩心，天下何人處得？天下何事不了得？

日日行，不怕千萬里。常常做，不怕千萬事。

陳榕門云：數語中有不息漸進二意。

必有容，德乃大。必有忍，事乃濟。

過去事，丟得一節是一節。現在事，了得一節是一節。

未來事，省得一節是一節。

白香山詩云：我有一言君記取，世間自取苦人多！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，此事亦儘可已；果

屬萬不可已者乎，當必恍然自悟矣。

強不知以為知，此乃大愚。本無事而生事，是謂薄福。

居處必先精勤，乃能閒暇。凡事務求停妥，然後逍遙。

呂新吾云，世人通病，先事體急神昏，臨事手忙腳亂，既事意散心安，此事之賊也。不可不痛戒之。凡事豫則立，此五字極當理會。

天下最有受用，是一閒字，然閒字要從勤中得來。若一懈

事都廢，方寸中定有許多牽掛，何處討個閒來？

天下最討便宜，是一勤字；然勤字要從閒中做出。若一擾

手即錯，一件事決費無數周折，勤也濟不得事。

自己做事，切須不可迂滯，不可反覆，不可瑣碎。代人

做事，極要耐得迂滯，耐得反覆，耐得瑣碎。

處事大忌急躁，急躁則先自

處不暇，何暇治事？

謀人事如己事，而後慮之也審。謀己事如人事，而後見

之也明。

呂新吾云：人只是怕當局，當局者之十，不足以當旁觀者之五。智慮以得失而昏也，膽氣以得失而奪也；只沒了得失心，則志氣舒展。此心與旁觀者一般，

何事不濟！陳榕門云：恆言是非得失，不知是非者公，而得失者私也。是非者理，而得失者數也。得失之心重，則明者亦昏，勇者亦怯矣！

無心者公。無我者明。

當局之君子，不知旁觀之眾人者，以有心有我故也。

置其身於是非之外，而後可以折是非之中。置其身於利害之外，而後可以觀利害之變。

在事者，當置身利害之外。建言者，當設身利害之中。

置身於外，則無所顧忌。設身其中，則平易近人。二語各極其妙。

無事時戒一偷字。有事時戒一亂字。

呂新吾云：有涵養人，心思極細；雖應倉猝，而胸中依然暇

豫，自無粗疏之病。心粗便是學不濟處！

將事而能弭，遇事而能救，既事而能挽，此之謂達權，

此之謂才。未事而知來，始事而要終，定事而知變，此

之謂長慮。此之謂識。

陳榕門云：如此講才，方不是機巧一流。如此講識，方不是揣測一流。

提得起，放得下。算得到，做得完。看得破，撇得開。

非大有識力人不能，然亦要學習。

救已敗之事者，如馭臨崖之馬，休輕策一鞭。圖垂成之

功者，如挽上灘之舟，莫少停一棹。

以真實肝膽待人，事雖未成功，日後人必見我之肝膽。

以詐偽心腸處事，人即一時受惑，日後人必見我之心腸。

。

天下無不可化之人，但恐誠心未至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

，只怕立志不堅。

湯潛菴云：天下之事有真事，須天下之人有真心；無真心而做真事，必不可得之數也。

處人不可任己意，要悉人之情。處事不可任己見，要悉

事之理。

陳榕門云：悉人之情。則於己方為得理。悉事之理，則於事方克有濟。不得漫無主見，終日向人覓生活也。

見事貴乎理明。處事貴乎心公。

理不明，則不能辨別是非，心不公。則不能裁度可否？惟理明心公，則於事無

所疑惑，而處得其當矣。

於天理汲汲者，於人欲必淡。於私事耽耽者，於公務必

疏。於虛文熠熠者，於本實必薄。

君子當事，則小人皆為君子；至此不為君子，真小人也。小人當事，則中人皆為小人；至此不為小人，真君子也。

居官先厚民風。處事先求大體。

論人當節取其長，曲諒其短。做事必先審其害，後計其利。小人處事，於利合者為利，於利背者為害。君子處事，於義合者為利，於義背者為害。

劉念臺云：學莫先於義利之辨。義利兩者，正人禽分途處也。

。義也者，天下之公也。利也者，一己之私也。人纔為一己起見，便生出許多占便宜心；於凡辭受、取與、出處、死生之際，總無是處。利利也，名亦利也；如以利道德事功皆利也。為人子者，有所利焉而為孝，其孝必不真。為人臣者，有所利焉而為忠，其忠必不至。充其類，便至弑父與君。故曰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。吃緊在破除鄉原窠臼，鄉原正喻利之深者，故聖人惡

之。吾儕學問，只從念頭處討分曉，見得義當為，便必為；利不當為，便必不為；是辨之最明處。凡作事，第一念為自己思量。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算。若彼此兩益，或於己有益，於人無損，皆可為之。若益於己者十之九，損於人者十之一，即宜躊躇。若人與己損益相半，斷宜撒手。況益全在己，損全在人者乎？若損己以益人，尤為上等君子。後之學者三復斯言！

只人情世故熟了，甚麼大事做不到？

陳榕門云：此人情，在公一邊看。熟者，體察而熟悉之；不

是揣摩世故。曲徇人情。

只天理人心合了，甚麼好事做不成？

只一事不留心，便有一事不得其理。只一物不留心，便

有一物不得其所。

心頭有一分檢點，自有一分得處。學者只事事留心，一毫不苟，其德業之進也，如流水矣。遇事不可輕忽；雖至微至細者，

皆當慎重處之。及事將完，越要加慎、加勤、加寬。

事到手，且莫急，便要緩緩想。想得時，切莫緩，便要

急急行。

陳榕門云：緩字是詳慎，不是怠緩。急字是果決，不是急遽。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正是此意。

事有機緣，不先不後，剛剛湊巧。命若蹭蹬，走來走去

，步步踏空。

張夢復云：子曰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。集註。人不知命，則見害必避，見利必趨，何以為君子？余少奉教於姚端恪公，服膺斯語，每遇疑

難躊躇之事，輒依據此言，稍有把握。古人言居易以俟命，又言行法以俟命，人生禍福榮辱得喪，自有一定命數，確不可移。審此則害宜避，而有不能避之害。利可趨；而有不必趨之利。

利害之見既除，而為君子之道始出。此為字甚有力；既知利害有一定，則落得做好人也。權勢之人，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。到難於相從處，亦要內不失己；果謙和以謝之，宛轉以避之，彼亦未必決能禍我。即禍我，亦命數宜然，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，不更烈於此也？使我為州縣官，決不用官銀以媚上官；安知用官銀之禍，不更甚於上官之失歡也？昔者米脂令邊君，掘李賊之祖墳，賊破京師後，獲邊君置軍中，欲甘心焉。挾至山西，以三十人守之，邊君夜遁，後復為州守。自著虎吻餘生，記其事。李賊殺人數十萬，究不能殺一邊君，死生有命，寧不信然歟！予官京師日久，每見人之數應為此官，而其時本無此一缺，有人焉竭力經營，幹辦停當，而此人無端值之；如此者不一而足，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，而當局往往迷而不悟。其中之求速反遲，求得反失，彼人為此人而謀，此事因彼事而壞，顛倒錯亂，不可究詰。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，平日體察，亦可消許多妄念也。朱子云：今人必要算到有利無害處，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？

◎接物類

事屬曖昧，要思回護他；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。人屬寒微，要思矜禮他；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。

凡一事而關人終身，縱確見實聞，不可著口。凡一語而傷我長厚，雖閒談酒謔，ういせ慎勿形言。

結冤讎，招禍害，傷陰陽，皆由此。至談閨門中醜惡，尤觸

鬼神之怒。
切戒。

嚴著此心以拒外誘，須如一團烈火，遇物即燒。寬著此心以待同羣，須如一片春陽，無人不暖。

持己當從無過中求有過，非獨進德，亦且免患。待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，非但存厚，亦且解怨。

事後而議人得失，吹毛索垢，不肯絲毫放寬；試思己當其局，未必能效彼萬一。旁觀而論人短長，抉隱摘微，不留些須餘地；試思己受其毀，未必能安意順承。

先哲云：事後

論人，局外論人，是學者大病。事後論人，每將智者說得極愚，局外論人，每將難事說得極易，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。

遇事只一味鎮定從容；雖紛若亂絲，終當就緒。待人無半毫矯偽欺詐；縱狡如山鬼，亦自獻誠。

公生明，誠生明，從容生明。

公生明者，不蔽於私也；誠生明者，不雜以偽也；從容生明者，不淆於惑也。舍是

無明道矣。

人好剛，我以柔勝之。人用術，我以誠感之。人使氣，我以理屈之。

柔能制剛，遇赤子而賁育失其勇。訥能屈辯，逢暗者而儀秦拙於詞。

困天下之智者，不在智而在愚。窮天下之辯者，不在辯

而在訥。伏天下之勇者，不在勇而在怯。

以耐事，了天下之多事。以無心，息天下之爭心。何以息謗？曰無辯。何以止怨？曰不爭。

人之謗我也，與其能辯，不如能容。人之侮我也，與其能防，不如能化。

是非窩裏，人用口，我用耳。熱鬧場中，人向前，我落後。人皆擾擾，我獨安安，此是何等襟度。

觀世間極惡事，則一眚一慝之，儘可優容。念古來極冤人，則一毀一辱，何須計較！

彼之理是，我之理非，我讓之。彼之理非，我之理是，

我容之。

呂新吾云：兩君子無爭，相讓故也。一君子一小人無爭，有容故也。爭者，兩小人也。兩個動氣，一對小人；一般受禍。陳榕門云：一時之名利得失，一

事之意見取舍，原不必定踞勝著；至於國家大事，倫常大節，又當別論。

能容小人，是大人。能培薄德，是厚德。

我不識何等為君子？但看每事肯吃虧的，便是。我不識

何等為小人？但看每事好便宜的，便是。

古人教人做好人，只有四字，簡妙真切。曰：

君子落得為君子，小人枉費做小人。蓋富貴貧賤，自有一定命數，做君子不曾少了分內，做小人不曾多了分內。落得者，猶言拾得，言極其便宜也。枉費者，猶言折本，言極其吃虧也。

林退齋臨終，子孫環跪請訓。先生曰：無他言，爾等只要學吃虧。自古英雄，只為不肯吃虧，害了多少事。

律身惟廉為宜。處世以退為尚。

二者乃崇德安身之道也。

以仁義存心。以勤儉作家。以忍讓接物。

張夢復訓子云：古人有言，終身讓路，不失尺

寸。老氏以讓為貴。左氏曰：讓，德之本也。處里閭之間，信世俗之言，不過曰漸不可長，不過曰後將更甚，是大不然。人孰無天理良心？是非公道，揆之天道，有滿損虛益之義。揆之鬼

神，有虧盈福謙之理。自古祇聞忍與讓，足以消無窮之災悔；未聞忍與讓，反以釀後來之禍患也。欲行忍讓之道，先須從小事做起。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，見天下大訟大獄，多從極小事起。君子謹小慎微，凡事只從小處了。余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侮，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。每思天下事，受得小氣，則不至於受大氣；吃得小虧，則不至於吃大虧，此生平得力之處。凡事最不可想佔便宜；便宜者，天下人之所共爭也；我一人據之，則怨萃於我矣；我失便宜，則眾怨消矣。做終身失便宜，乃終身得便宜也。此余數十年閱歷有得之言，其遵守之。毋忽。

徑路窄處，留一步與人行。滋味濃處。減三分讓人嗜。

任難任之事，要有力而無氣。處難處之人，要有知而無言。

窮寇不可追也。遁辭不可攻也。貧民不可威也。

禍莫大於不讎人，而有讎人之辭色。恥莫大於不恩人，而詐恩人之狀態。

恩怕先益後損。

則恩反為讎，前功盡棄。

威怕先鬆後緊。

則管束不下，反招怨怒。

善用威者不輕怒。善用恩者不妄施。

陳榕門云：恩威乃治世大權，自上及下，離此二字不建。一

不慎重，威不足懲，恩不足勸，悔之何及！又云：人知威勝之弊，而不知恩勝之害。威勝者，可救以恩；恩勝者，難制以威。用恩威者，可以鑑矣！

寬厚者，毋使人有所恃。精明者，不使人無所容。

陳榕門云：寬

厚而權常在己，則人無所恃。精明而體貼人情，則人有所容。此中有大學問，大經濟。使人敢怒而不敢言者，便是損陰隲處。

事有知其當變，而不得不因者，善救之而已矣。人有知

其當退，而不得不用者，善馭之而已矣。

輕信輕發，聽言之大戒也。愈激愈厲，責善之大戒也。

呂新吾云：水激橫流，火激橫發，人激亂作。君子慎其所以激者，愧之，則小人可使為君子。激之，則君子可使為小人。激之而不怒者，非有大量，必有深機。

處事須留餘地。責善切戒盡言。

曲木惡繩，頑石惡攻，責善之言，不可不慎也。呂新吾云：責善，要看其人何

如？又當盡長善救失之道；無指摘其所忌，無盡數其所失；無對人，無峭直，無長言，無累言，犯此六戒，雖忠告，非善道矣。又云：論人須帶三分渾厚，非直遠禍，亦以留人掩蓋之路，

觸人悔悟之機，養人體面之餘，猶天地含蓄之氣也。

施在我有餘之惠，則可以廣德。留在人不盡之情，則可

以全交。

陳榕門云：至理名言：可為涉世龜鑑。

古人愛人之意多，故人易於改過；而視我也常親，我之教益易行。今人惡人之意多，故人甘於自棄；而視我也常仇，我之言必不入。

陳榕門云：雖烈日嚴霜，其中原有一段煦蘇發育之意，故受者易入；人之為教，何以異此！凡勸人，不可遽指

其過，必須先美其長；蓋人喜則言易入，怒則言難入也。善化人者，心誠色溫，氣和詞婉，容其所不及，而諒其所不能。恕其所不知，而體其所不欲。隨事講說，隨時開導。彼樂接引之誠，而喜於所好。感督責之寬，而愧其不材；人非木石，未有不長進者。我若嫉惡如讎，彼亦趨死如驚；雖欲自新，而不可得。哀哉！

喜聞人過，不若喜聞己過。樂道己善，何如樂道人善。

陳榕門云：同一聞過道善之事，就人已間易地出之，便是聖狂之別。世之人喜聞人過，而惡聞己過；樂稱己善，而惡稱人善。試思這個念頭，是君子乎？是小人乎？

聽其言，必觀其行，是取人之道。師其言，不問其行，

是取善之方。

師其言者，為其言之有益於我耳！苟益於我，人之賢否奚問焉。衣敝帛者市文繡，食糟糠者市梁肉，將以人棄之乎？

論人之非，當原其心，不可徒泥其迹。取人之善，當據

其迹，不必深究其心。

呂新吾云：論人情，只向薄處求；說人心，只從惡處想，此是私而刻底念頭，非長厚之道也。

小人亦有好處，不可惡其人，並沒其是。君子亦有過差，不可好其人，並飾其非。

小人固當遠，然斷不可顯為仇敵。

先哲云：不得已而與小人居，須要外和吾色，內平吾心，決無苟且之

理。又云：覺人之詐，不形於言；受人之侮，不動於色；此中有無窮意味，亦有無限受用。

君子固當親，然亦不可曲為

附和。

待小人宜寬，防小人宜嚴。

待君子易，待小人難，待有才之小人則更難，待有功之小人則益難。小人有功，可優之以賞

，不可假之以權。

聞惡不可遽怒，恐為讒人洩忿。聞善不可就親，恐引奸人進身。

先去私心，而後可以治公事。先平己見，而後可以聽人言。修己以清心為要。涉世以慎言為先。

惡莫大於縱己之欲。禍莫大於言人之非。

施之君子，則喪吾德。施之小人，則殺吾身。

人生惟酒色機關，須百鍊此身成鐵漢。世上有是非門戶，要三緘其口學金人。

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常濶疏。狃於訐直者，發言多弊病。人情每見一人，始以為可親；久而厭生，又以為可惡。

非明於理，而復體之以情，未有不割席者。人情每處一境，始以為甚樂；久而厭生，又以為甚苦。非平其心而復濟之以養，未有不思遷者。

觀富貴人，當觀其氣概；如溫厚和平者，則其榮必久，而其後必昌。觀貧賤人，當觀其度量，如寬宏坦蕩者，則其福必臻，而其家必裕。

寬厚之人，吾師以養量。縝密之人，吾師以鍊識。慈惠之人，吾師以御下。儉約之人，吾師以居家。明通之人，吾師以生慧。質樸之人，吾師以藏拙。才智之人，吾師以應變。緘默之人，吾師以存神。謙恭善下之人，吾

師以親師友。博學強識之人，吾師以廣見聞。

居視其所親。富視其所與。達視其所舉。窮視其所不為。

。貧視其所不取。

推此言也，可以取友，可以延師，可以聯姻，可以薦士，可以聽言，並自己立心慎行之道，均由此五者得之矣。

取人之直，恕其戇^{文七}。取人之樸，恕其愚。取人之介，恕

其隘。取人之敬，恕其疏。取人之辯，恕其肆。取人之

信，恕其拘。

所謂人有所長，必有所短也；宜略短以取長，不可忌長以摘短。

遇剛鯁人^{文八}，須耐他戾氣。遇俊逸人，須耐他妄氣。遇樸

厚人，須耐他滯氣。遇佻達人，須耐他浮氣。

劉直齋云：凡與人交，不可

求全責備，只該略短取長。譬如沙中揀金，所重在金；則一星之金，亦在所取，而忘其沙之多寡。苟所惡在沙，雖有金亦不見矣！

人褊急，我受之以寬宏。人險仄^{文九}，我待之以坦蕩。

此炎熱中投清

涼散也。

奸人詐而好名，他行事有確似君子處。迂人執而不化，

其決裂有甚於小人時。

我先別其為何如人？思所以處之之道。則得矣！

持身不可太皎潔；一切汙辱垢穢，要茹納得。處世不可

太分明，一切賢愚好醜，要包容得。

精明須藏在渾厚裏作用。古人得禍，精明人十居其九，未有

渾厚而得禍者。吳遣二士至蜀，二士甚辯。武侯偉之；後二士皆被殺。武侯曰：二人只是黑白太分明。

宇宙之大，何物不有？使擇物而取之，安得別立宇宙，

置此所舍之物。人心之廣，何人不容？使擇人而好之，

安有別個人心，復容所惡之人。

剖去胸中荊棘，以便人我往來，是天下第一寬閒快活心懷。處世不可太嚴揀

擇，麒麟鳳凰，虎豹蛇蝎，蕃然並生，只於一身，清濁並蘊。若洗腸滌胃，盡去濁穢，只留清虛，反非生理。

德盛者其心和平，見人皆可取，故口中所許可者多。德

薄者其心刻傲，見人皆可憎，故目中所鄙棄者眾。

聖人見人，皆

聖人也。賢人見人，或賢或不肖。不肖人見人，則皆不肖矣。袁中郎言：譬如人脾氣強盛者，蔬糲亦皆甘美。否則美者甘，惡者苦；至於敗壞之極，雖珍滑之物，亦不復能可口矣。真善喻

也。呂新吾云：世人喜言無好人，此孟浪語也；推原其病，皆從不忠不恕所致；自家便是個不好人，更何暇責備他人乎？汎愛親仁，聖人忠恕體用，端的如此。

律已宜帶秋氣。處世須帶春風。

張夢復云：待下我一等人，言語辭氣，愈要和婉；此事甚不費錢，然彼人受之

，同於實惠；只在精神照料得來，不可憚煩；易所謂勞謙，是也。

善處身者，必善處世；不善處世，賊身者也。善處世者，必嚴修身；不嚴修身，媚世者也。

愛人而人不愛，敬人而人不敬，君子必自反也。愛人而人即愛，敬人而人即敬，君子益加謹焉。

人若近賢良，譬如紙一張；以紙包蘭麝^{フセ}，因香而得香。

人若近邪友，譬如一枝柳；以柳貫魚鱉^{フセ}，因臭而得臭。

陸清獻公嘗與蒿菴翁書云：一身遠出，幼子無知，所恃者師保得人耳；舟中細思一齊眾咻之義，覺得咻字情狀萬千，愈思愈覺可畏。非必有意引誘，然後為咻。凡親友來者，或言語麤鄙，或舉止輕率，一入初學耳目，便是終身毒藥。故有心之咻猶有限，無心之咻最無窮。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。然莊嶽勢不易得，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，能使眾咻辟易，望風而靡；則瀟湘雲夢，盡成莊嶽矣。至於戶外之事，惟有一靜，幸太翁時提撕此意。

人未己如，不可急求其知。人未己合，不可急與之合。

君子處世，寧風霜自挾，毋魚鳥親人。劉直齋云：好合不如好散，此言極有理。蓋合者始也。散者終也；至於好散，則善其終矣。凡處一事，交一人，無不皆然。即得正而斃，尤宜然也。士莫重於倫理；觀其於家庭骨肉間，有一番至性纏綿處，其人便可相與。古來未有家門涼德，而外得厚交者。於此處取友，最當。或謂世有不愛其親，而待他人則親厚；不敬其兄，而遇他人則謙遜者，不知其親厚也。特世故中之周旋。其謙遜也，乃勢利中之卑諂耳。倘一旦機隙萌生，則握手者即變而攘臂；擁篲者，即起而操戈矣。若孝弟人，縱有不平，必不橫決如此。

落落者難合，一合便不可離。欣欣者易親，乍親忽然成

怨。

王弼州云：博奕之交不終日，飯食之交不終月，勢利之交不終年；惟道義之交，可以終身。子車氏之貍，色粹而黑，一產三豚，其一駁而白，惡其弗類也，嚙殺之。若敖氏之狗，

羣聚而戲，俯仰跳躑，甚相得也；有骨投地，其一得之，則羣嚙而爭奪，口鼻流血矣。見別於愛憎，雖骨肉而戕嚙；意競於勢利，即膠漆而戈矛；何異乎子車氏之貍，若敖氏之狗哉。

能媚我者必能害我，宜加意防之。

張夢復云：此輩毒人，如鳩之入口，蛇之螫膚，斷斷不異。決無解救

之說。芸園詩有云：於今道上揶揄鬼，原是樽前嫵媚人。蓋痛乎其言之矣！

肯規予者必肯助予。宜傾心聽之

。先哲云：平時強項好直言者，即患難時不肯負我之人。圓軟一輩，掉臂去之，或且下石焉。又云：人有過失，非其知己，孰肯指陳？泛然相識，不過背後竊議之耳！乃不能見德，

而反以之為讎。於彼何與！適所以自成其不可救藥之病而已。

出一個大傷元氣進士，不如出一個能積陰德平民。交一

個讀破萬卷邪士，不如交一個不識一字端人。

無事時，埋藏著許多小人。多事時，識破了許多君子。

一種人難悅亦難事；只是度量褊狹，不失為君子。一種

人易事亦易悅；這是貪汙軟弱，不免為小人。

陳榕門云：君子小人中，確

乎有此二種，可以發聖言所未發。

大惡多從柔處伏，須防綿裏之針。深讎常自愛中來，宜防刀頭之蜜。

惠我者小恩，攜我為善者大恩。害我者小讎，引我為不善者大讎。

毋受小人私恩，受則恩不可酬。毋犯士夫公怒，犯則怒不可救。

喜時說盡知心，到失歡須防發洩。惱時說盡傷心，恐再好自覺羞慚。

盛喜中勿許人物。

喜時之言多失信。

盛怒中勿答人書。

怒時之言多失體。

頑石之中，良玉隱焉！寒灰之中，星火寓焉！

是以君子不輕棄人，不輕量人。

靜坐常思己過。閒談莫論人非。

對癡人莫說夢話，防所誤也。見短人莫說矮話，避所忌也。面諛之詞，有識者未必悅心。背後之議，受憾者常若刻骨。攻人之惡毋太嚴，要思其堪受。教人以善毋過高，當使其可從。

互鄉童子則進之，開其善也。闕黨童子則抑之，勉其學

也。

兼此二義，可以因人施教，可謂以德化民。

不可無不可，一世之識。不可有不可，一人之心。

事有急之太白者，緩之或自明，毋急躁以速其戾。人有操之不從者，縱之或自化，毋苛刻以益其頑。

遇矜才者，毋以才相矜^{しん}；但以愚敵其才，便可壓倒。遇炫奇者，毋以奇相炫；但以常敵其奇，便可破除。

直道事人。虛衷御物。

周石藩云：人有好歹，事有虛實；斷不可據先入之言，遂挾成心以待之。蓋胸中一有成見，則窒塞而不公；不

公則不明，以致是非顛倒，皁白不分；其不屈人而僨事者，鮮矣！或居家，或做官，就人論人，就事論事，心中不著些子塵垢，方能虛中悉理，不至誤於人言。

豈能盡如人意。但求無愧我心。

人情有公亦有私，必事事求如人意，是徇也。惟準之於理，乃至公而無私矣！

不近人情，舉足盡是危機。不體物情，一生俱成夢境。

己性不可任，當生逆法制之，其道在一忍字。人性不可拂，當用順法調之，其道在一恕字。

仇莫深於不體人之私，而又苦之。禍莫大於不諱人之短，而又訐之。

辱人以不堪必反辱。傷人以已甚必反傷。

處富貴之時，要知貧賤的痛癢。

一富人飲酒溫室，語人曰：今冬和暖如是，時令甚不正。貧人門外聞之，頓足

曰，外邊時令卻甚正。

值少壯之日，須念衰老的辛酸。入安樂之場，當

體患難人景況。居旁觀之地，要諒局內人苦心。

范文正公准上遇風詩曰

：一棹危於葉，旁觀欲損神；他年在平地，毋忽險中人。

臨事須替別人想。論人先將自己想。

欲勝人者先自勝。欲論人者先自論。欲知人者先自知。

待人三自反。處世兩如何。

待富貴人，不難有禮而難有體。待貧賤人，不難有恩而難有禮。

對愁人勿樂。對哭人勿笑。對失意人勿矜。

見人背語，勿傾耳竊聽。入人之室，勿側目旁觀。到人案頭，勿信手亂翻。

不蹈無人之室。不入有事之門。不處藏物之所。

非但遠嫌，亦以避禍。

俗語近於市。丁纖語近於娼。五諱語近於優。

士君子一涉於此，不獨損威，亦難迓福。

聞君子議論，如啜苦茗；森嚴之後，甘芳溢頰。聞小人言語，如嚼饴霜；爽美之後，寒冰凝胸。

凡為外所勝者，皆內不足。

今人見人敬慢，輒生喜愠心，皆外重者也。此迷不破，胸中冰炭一生。

凡為

邪所奪者，皆正不足。

二者如持衡然；這邊低一分，那邊即昂一分，未有毫髮相下者也。

存乎天者，於我無與也；窮通得喪，吾聽之而已。存乎

我者，於人無與也；毀譽是非，吾置之而已。

先哲云：無惡而毀，於我何

疾？無善而譽，於我何有？一庸人譽之則加喜，一庸人毀之則加怒，是亦庸人而已矣！真善真惡在我，毀譽與我何干？又云：處毀譽，要有識有量。識量大，則毀譽欣戚，不足以動其中。

又云：余刻古書，校之又校，然魯魚帝虎，百仍二三。夫親眼相對尚然，況以耳傳耳？其是非毀譽，寧有真乎？又云：從來聖賢，未有不遭毀謗者。故曰：其不善者惡之，不為小人所惡

，安得成個君子？聞毀者，須察這毀言，從何處來？更察這毀人者，是君子，是小人？既可以得毀人者，又可以得被毀者，此兩得之道也。聞譽者亦用此法最妙。大凡操進退之柄者，是非毀譽，無日不至於前；置之，則非公聽並觀之道；聽之，則開游揚排擠之端。惟先就毀譽者之人品，以為權衡，則致毀致譽之由，不辨自明。為所毀，為所譽者，邪正立見，此為用眾，而不為眾用也。

小人樂聞君子之過。君子恥聞小人之惡。

此存心厚薄之分，故人品因之而別。

慕人善者，勿問其所以善；恐擬議之念生，而效法之念

微矣！濟人窮者，勿問其所以窮；恐憎惡之心生，而惻隱之心泯矣！

時窮勢蹙きん之人，當原其初心。功成名立之士，當觀其末路。蹤多歷亂，定有必不得已之私。言到支離，纔是無

可奈何之處。

吾輩須於此放寬一步。

惠不在大，在乎當厄。怨不在多，在乎傷心。

毋以小嫌疏至戚。毋以新怨忘舊恩。

兩惠無不釋之怨。兩求無不合之交。兩怒無不成之禍。

吃緊全在兩字。事之成敗，人之禍福，莫不以兩者，共成之也。

古之名望相近，則相得。今之名望相近，則相妒。

陳榕門云：無

論古今，公則未有不相得，私則未有不相妒者。所謂私，非獨勢利得失；即如嫌疑未化，偶有偏主，皆私也。噫！難言之矣！

◎齊家類

勤儉、治家之本。忠孝、齊家之本。謹慎、保家之本。

詩書、起家之本。積善、傳家之本。

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。

陳成卿云：自來亂臣賊子，其始皆見得君父有不是處；微根不除，遂至橫決爾。

世間最難

得者兄弟。

世有以異母兄弟。而隔膜視者，此但知有母，而不知有父者也。與禽獸何以異！

以父母之心為心，天下無不友之兄弟。以祖宗之心為心，天下無不和之族人。以天地之心為心，天下無不愛之民物。

人君以天地之心為心，人子以父母之心為心，天下無不

一之心矣。臣工以國家之事為事，奴僕以家主之事為事，天下無不一之事矣。

氣蘊宏深，讀者注意。

孝莫辭勞，轉眼便為人父母。善毋望報，回頭但看爾兒孫。子之孝，不如率婦以為孝；婦能養親者也。公姑得一孝婦，勝如得一孝子。婦之孝，不如導孫以為孝；孫能娛親者也。祖父得一孝孫，又增一輩孝子。

父母所欲為者，我繼述之。

凡父母生前所欲為而不得者，我善為繼述之。孝思之大，莫過於此。

父母所

重念者，我親厚之。

凡人父母雖亡，無可補過；然有兄弟，有姊妹，皆父母所重念之人也，我當看顧之，聯和之，則父母在天之靈悅。

有伯叔，有宗族，皆祖父所不忘之人也，我當體恤之，周濟之，則祖父在天之靈悅。有親戚，有鄰朋，亦祖父所加意之人也，我當提攜之，憐憫之，不獨祖父在天之靈悅，即在天虛空之神鬼，亦無不皆悅。

婚而論財，究也夫婦之道喪。

古者男女之族，各擇德焉，不以財為禮。文中子曰：婚姻而論財，夷虜之道也，君

子不入其鄉。近世婚姻一事，競尚侈奢，日趨日盛，其實豪華滿眼，不過一瞬虛名，有何實際！而鋪張揚厲若此，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，家不能治而容冶相先，因之敗德蠹家，離間骨肉多矣。先輩詩云：婚姻幾見鬪奢華，金屋銀屏眾口誇；轉眼十年人事變，妝奩賤賣與人家。殊有深味。每見嫁資豐饒之女，多至非貧則夭者。雖曰其命，亦未必非暴殄天物之孽也。

葬而求福，究也父子之恩絕。

古人云：先有人而後有地，先有德而後有人。此真探源之論，可破除葬師一切妄談

謬說。蓋山川英靈之蘊，冲和之萃，必有神物為之護持；乃造物秘之，以待善人也。豈人力之所能為哉？故吉壤之遇，每在乎貧賤積善之餘，而凶土之藏，輒卜於富貴不仁之後；若使神工果可奪，天命果可改，則古今富貴在一家，而造物之機幾息矣！宋謙父云：世人盡知穴在山，豈知穴在方寸間；好山好水世不乏，苟非其人尋不見。我見富貴人家墳，往往葬時皆貧賤；迨至富貴力可求，人事盡時天理變。仁人孝子，可以知所自處矣。

君子有終身之喪，忌日是也。君子有百世之養，邱墓是

也。

誌墓碑，不在禁例。稍有力者，宜內誌以石，或記事功，或止勒亡者生庚，故葬年月，及山向四至大概，附埋塚內；上樹碑一通，不必過於高大，嫌於僭也。碑面照有

無封贈職銜，據實開刻：考妣某某之墓，旁書子某孫某敬立，碑陰仍將父母生庚，故葬年月日，所葬坐山朝向，及墳地四至丈尺，墓田畝數，明白刊刻，庶可示久遠，以防侵佔。為人子者

，不可不急講也。

兄弟一塊肉，婦人是刀錐。

言任其剝割也。

兄弟一釜羹，婦人是鹽

梅。

言任其調和也。大抵婦人之見，不廣遠，不公平；非丈夫有遠識，雖平日素明義理者，迨日漸月漬，則為其役而不自覺。旨哉鄭濂對明太祖之言曰：治家之道，惟不聽

婦人言而已。

兄弟和，其中自樂。子孫賢，此外何求！

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。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。

思辨錄云：教子弟當以身率

先。每見人家子弟，父兄未嘗著意督率，而規模動靜，性情好尚，輒酷肖其父兄，皆身教為之也。

現在之福，積自祖宗者，不可不惜。將來之福，貽於子

孫者，不可不培。現在之福如點燈，隨點則隨竭。將來

之福如添油，愈添則愈明。

顏光衷云：世之登高第者，自以為讀書材能所致；權勢在手，恣傲無忌，盡改故步，孰知些

小福分，皆從祖父殷勤得來，不添油注炭，熱飯能幾何時乎？

問祖宗之澤，吾享者是；當念積累之難。問子孫之福，吾貽者是；要思傾覆之易。

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吾謂昨日以前，爾父爾祖，皆前世也。要知後世果，今生作者是；吾謂今日以後，爾子爾孫，皆後世也。

祖宗富貴，自詩書中來；子孫享富貴，則棄詩書矣。祖宗家業，自勤儉中來；子孫享家業，則忘勤儉矣。此所以多衰門也。

近處不能感動，未有能及遠者。小處不能調理，未有能治大者。親者不能聯屬，未有能格疏者。一家生理不能

全備，未有能安養百姓者。一家子弟不率規矩，未有能教誨他人者。

齊家之道因，悉在乎是。

至樂無如讀書。

張夢復訓子云：人心至靈至動，惟讀書可以養之。否則，必至心意顛倒，妄想生瞋，往往處逆境不樂，處順境亦不樂者，此必不讀書

之人也。又云：讀書固所以繼家聲，然亦使人敬重；每見仕宦顯赫之家，其老者，或退或故，而其家索然者，其後無讀書之人也；其家蔚然者，其後有讀書之人也。山有猛獸，而藜藿為之不採；家有儒士，而強暴為之改容；豈止掇青紫，榮宗祊而已哉！

至要莫如教子。

善教子者，先要將邪正兩途，與之熟講，使之立定腳跟，方

可依樣做去；自然心有把握，生死受用，皆在於此。而今父兄，但思榮其身，不思葆其心；或以聲色貨利，權焰威寵，激其讀書志氣。智者猶以為權說，不至誤會；愚者必以為實義，便唯此是慕；倖得名位，則遂其素志，適足為長慾蕩淫，作惡損德之資；上辱祖考，下毒兒孫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

子弟有才，制其愛母弛其誨；故不以驕敗。

顏光衷云：天下風俗敗時，大抵自為

子弟時，先做壞了。人品心術壞時，亦自為子弟時，先做壞了。稍有拂戾，便容受不下；小有才氣，便收拾不住；所以一到長成，放出無狀來，遂不可當。古來灑掃應對，奉兒侍立，都是要消除子弟的雄心猛氣，使之鞭向入微耳。先哲云：教貧賤家兒，尚可稍從寬恕，至富貴家子弟，尤須痛懲不容輕貸，何也？彼其驕貴癡養，頤指氣使，種種已積之胸中矣。苟非嚴

父賢師，共勤追琢，鮮有能成器者也。又云：子弟生於富貴家，是大不幸。惟富貴則性傲，千罪百惡，都從傲中來。又云：富貴家子弟，要使他知貧賤的意味；試觀自古聖賢，未有不從憂苦貧賤中來。惟貧賤則思自立；思自立，則志剛毅而事有為矣。子弟不肖，嚴其誨毋薄其愛；故不以

怨離。

子弟愚頑無志者，督責過嚴，則彼益自棄，而甘於下流，故須加獎勵；或立賞格鼓舞之。觀古人為政，必賞罰並行，乃能致治，則知父兄教子弟神機妙用，亦在獎勵

與督責並行也。

雨澤過潤，萬物之災也。恩寵過禮，臣妾之災也。情愛

過義，子孫之災也。

以肥甘愛兒女，而不思其傷身；以姑息愛兒女，而不思其敗德；皆婦人之仁也。噫！世之自愛而陷於自殺者，又十

人而九矣。故善教子者，一嚴之外無他術。善用嚴者，一慎之外無他道。今人教子，每事疏忽寬縱，不耐留心；迨至德性已壞，聽之不可，禁之不能，誅之又不忍，始悔前日之失教也。晚矣！

安詳恭敬，是教小兒第一法。

子弟之成否，不必望其才華過人，但觀其謹飭與放肆，則一生之事業，可豫定矣。

公正嚴明，是做家長第一法。

呂新吾云：齊家者，如以刀切物，使參差者，就於一致也。家人恩勝之地，大都情

多而義少，私易而公難，若人人各遂其欲，勢將無極。惟剛正之人，則能不以私恩失其正理；故古人以父母為嚴君，而家法要嚴明，蓋對證之治也。又云：家法所係甚重也，猝然而擬人以俳優，雖乞丐未有不怒者；而俳優之家，世世業之而不知恥，其子孫豈絕無羞惡之良心哉？亦相習而不以為怪，為家法之所囿耳。是故欲子孫善，則莫如正家法。

人一心先無主宰，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？人一身先無規矩，如何調劑得一家肅穆？一家之中，老幼男女，無一個規矩禮法，雖眼前興旺，即此便是衰敗景象。

融得性情上偏私，便是大學問。消得家庭中嫌隙，便是

大經綸。

張揚園云：父子兄弟夫婦，人倫之大者；一家之中，惟此三親而已，不可稍有乖張，父子尤其本也。一處乖張，即處處乖張，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。自古

人倫之變，禍敗所貽，常及數世，天道然也。

遇朋友交遊之失，宜剴切，不宜游移。處家庭骨肉之變

，宜委曲，不宜激烈。

家庭乃天真之地，然到極難處時，不能不以委曲將之。大舜閔子之所以成孝子者，正以難處中能委曲也。昔賢

謂委曲求全，豈遂無術？八字宜味，非過來人，不能道此。

未有和氣萃焉，而家不吉昌者。

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義婦順，此和氣之最難得者。

未有戾

氣結焉，而家不衰敗者。

先哲云：凡至人家，聞老人嗟嘆聲，子弟驕縱聲，婦女詬詈聲，幼穉嬌竈聲，賓朋諂諛聲，奴僕譁笑

聲，婢媼慘切聲，而主人則昏昏然，嬉嬉然，一似作夢嚙聲者，其家必不久即破。又云：凡人家門庭雖隘陋，而光潔可愛，供具雖粗淡，而樸素可觀；主人之動作厚道，子弟之進趨有禮，

案有好書籍。堂有紡織聲，夙興夜寐，勿失其常；疏食菜羹，各安其素，目前雖門寒族薄，其興也可翹足而待。先輩詩云：入觀庭戶知勤惰，一出茶湯便見妻；父老奔馳無孝子。要知賢母看兒衣。蓋登人之堂，即知室中之事矣。

閨門之內，不出戲言；則刑于之化行矣。房幄之中，不

聞戲笑；則相敬之風著矣。

夫婦之間，以狎暱始，未有不以怨怒終者。故閨門之內，離一禮字不得。而夫婦反目，則不

以禮節之故也。

人之於嫡室也，宜防其蔽子之過。人之於繼室也，宜防其誣子之過。

僕雖能，不可使與內事。妻雖賢，不可使與外事。

居家以內外界限謹嚴為第一。禮云：外言不入於梱，內言不出於梱，於此見聖賢防微杜漸之意。有閒家之貴者，竟以此為門內之人鬼關可也。先哲云：治家之道，唯在內外嚴肅各守己分。凡諸婦女，安居家中，修治己事，不許任意出外遊行；則家法嚴而譏嫌永無，況有傷風敗俗之事乎哉？至若外來之閒雜女流，並宜痛絕；蓋此輩善揣人意，專一傳播各家新聞，以悅婦女；暗中盜其財物，尚是小事；常有誘為不端。魘魅勾拐，種種非一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。

奴僕得罪於我者尚可恕。得罪於人者不可恕。

高忠憲公家訓云：人家有體

面崖岸之說，大害事。家人惹事，直者置之，曲者治之而已。往往為體面立崖岸，曲護其短，力直其事，此乃自傷體面，自毀崖岸也。長小人之志，生不測之變，多由於此。蓋觀其僕從之敬肆，即可以知其主之賢否矣。先哲云：馭僕如行軍，法律要嚴，情意要洽。又云：待僕婢須體恤備至，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。又云：僕婢悍惡者，稍覺，即善遣之，為妙。責而不遣，或蓄怒不決，或攻發太驟，未有不於禍者。慎之。

子孫得罪於人者尚可恕。得罪於天者不可恕。

奴之不祥，莫大於傳主人之謗語。主之不祥，莫大於行

僕婢之譖語。

家人之釁，多起於僕婢造言；而婦人悅之，婦人附會，而丈夫信之。禁此二害，而家不和睦者鮮矣。

治家嚴，家乃和。居鄉恕，鄉乃睦。

治家忌寬，而尤忌嚴。

治家原貴用嚴，此所謂嚴，乃指刻薄而言。常見有十分精緊，一絲不漏者，每致不測之禍。

居家

忌奢。而尤忌嗇。

鄙嗇之極，必生奢兒。

無正經人交接，其人必是奸邪。

所謂正經人者，乃是篤實不欺之君子；非若俗眼所見，為體面人物也。此處不

可錯認。

無窮親友往來，其家必然勢利。

家居耐俗漢，亦是無可奈何處。尋常親故往來，安得皆名門望族！須

當接待以禮。勿蹈浮薄之弊。

日光照天，羣物皆作；人靈於物，寢而不覺；是謂天起

人不起，必為天神所譴。如君上臨朝，臣下高臥失誤，

不免罰責。夜漏三更，羣物皆息，人靈於物，煙酒沉溺

，是謂地眠人不眠，必為地祇所訶。如家主欲睡，僕婢喧鬧不休，定遭鞭笞。

夙興夜寐，常道也。俾晝作夜，反常也。朱柏廬謂黎明即起者，蓋謂人生於寅，為一日作事之始，此時起來，

最得清明之氣。且辦事亦綽綽有餘。若長此鼾睡，其昏惰可知，而家政之廢弛，更不待問矣。先哲云：觀人家之起臥早晚，即可以卜家道之興衰，歷試歷驗。近見纨绔子弟，沉溺於嗜慾之途，每有日午始興，雞鳴始寢者，反天地之性，悖陰陽之宜，不祥莫大於是。有家法者，無之也。賢子弟無之也，勤以治生者無之也。

樓下不宜供神，并忌作書室。慮樓上之穢褻。屋後必須開戶，防

屋前之火災。

◎從政類

眼前百姓即兒孫；莫謂百姓可欺，且留下兒孫地步。堂

上一官稱父母；漫道一官好做，須盡些父母恩情。

汪龍莊學治臆

說云：州縣一官，作孽易，造福亦易。余所見所聞牧令多矣，其干陽譴陰，禍親於其身，累及嗣子者，率皆獲上腴民之能吏。其嗣子有罹辟者，或流落所官之地，為農氓乞養；甚為富室司

閭閻，人猶呼某少爺以擲掄之。至遺櫬不能歸葬者不一，姓名尚在人口，余不忍書也。而其勤政愛民，異於常吏之為者，皆親見其子之為太史，為御史，為司道。天之報施捷於響應，吾願居是職者，慎毋忘福孽之見也。惟是造福云者，非曲法求寬之謂也。人之生，直多枉少。直者弱，枉者強，故姑息養奸，則寬一枉而羣枉逞兇。能除暴安良，則懲一枉而諸枉斂跡。是即福孽之所由分也。子產寬猛之論，可不熟讀深思歟？

善體黎庶情，此謂民之父母。廣行陰隲事，以能保我子

孫。

汪龍莊云：將治堂下百姓，當念家中子孫；將治士子，則念子孫有為士子之日；將治白丁，則念子孫有為白丁之日；自然躁釋矜平，終歸仁恕，不然，喜怒由己，枉濫多矣。

封贈父祖易得也；無使人唾罵父祖，難得也。恩蔭子孫

易得也；無使我毒害子孫，難得也。

居官而思其難者，則父祖之澤長，子孫之祚遠矣。

潔己方能不失己。愛民所重在親民。

汪龍莊云：親民之道，全在體恤民隱，惜民之力，節民之財

，遇之以誠，示之以信，不覺官之可畏，而覺官之可感，斯有官民一體之象也。蔡文勤公云：親民之官，其要有三：曰息訟，薄賦，興教而已。顧亭林云：今日所以變化人心，蕩滌汙俗，

莫急於勤學獎勵二事。

國家立法不可不嚴。有司行法不可不恕。

呂新吾云：法至於平，盡矣；君子又加之以恕

，平者公也，恕者仁也；彼不平者加之以深，不恕者加之以刻，其傷天地之和多矣。陳榕門云：平恕二字，千古立法之極則，亦千古行法之極則。汪龍莊云：律設大法，例順人情，法

所不容姑脫者，原不容曲法以長奸，情尚可以從寬者，總不妨原情而略法；準情用法，庶不干造物之和。潮州韓某，嘗為府中阜隸，時遇一酷吏，每行杖，必要三板見血；韓鑽板下一孔

，藏豬血於中，復以竹片鑲好，不使人知，持以行仗，不及三板，而豬血濺出，陰受其福者不少。噫！慈心如此。視彼酷吏，相去殆有人禽之別矣。近聞湖南某官，每夜飲高興時，輒將

監內罪犯提出醒酒；此真全無人心者。後某官一子，無故大叫，追呼不已，未幾卒，嗣遂絕。

嚴以馭役而寬以恤民。極於揚善而勇於去奸。緩於催科

而勤於撫字。

催科不擾，催科中撫字。刑罰不差，刑罰中教化。

陳榕門云。洞

見致治之大源。可藥俗吏之錮弊。

刑罰當寬處即寬，黎庶皆上天兒女。財用可省時便省，

絲毫皆下民脂膏。

居家為婦女們愛憐，朋友必多怒色。做官為左右人歡喜

，百姓定有怨聲。

朱勝之云：吏書貪，吾詞不付房。卑隸貪，吾不妄行杖。獄卒貪，吾不輕繫囚。至於婦人有犯，更宜矜全，不可輕繫。能為軫恤

，亦子孫之福也。舊家婦女，必不得已而傳質者，許用小轎擡至案前答問，不令出轎被人觀看。居官能為婦女養廉恥，莫大陰功。高忠憲公云：凡勾攝，止差里長，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，

不可濫差卑隸下鄉，以滋詐擾，是造福小民第一義。汪待舉知處州，為政曲盡下情，民有爭訟，呼之使前，面定曲直，不以屬吏。百姓以詩頌之曰：官舍卻如僧舍靜，吏人渾似野人閒。

官不必尊顯，期於無負國法。道不必博施，要在有裨民物。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。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辭。

天非私富一人，託以眾貧者之命。天非私貴一人，託以

眾賤者之身。

有德而富貴者，乘富貴之勢以利物。無德而富貴者，乘富貴之勢以害人。

在世一日，要做一日好人。

做好人，性情舒暢，血氣和平，夢裏清靜，有說不盡的妙處。陳眉公云：人生一日，或聞

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行一善事，此日方不虛生。

為官一日，要行一日好事。

熊勉菴云：積德累功，莫如居官為易。所

謂順風之呼，響應自捷，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。又云：凡職任國家政令者，須詳訪民害，為生靈請命；則一舉筆間，可種永遠福田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，莫捷於居官。

貧賤人櫛風沐雨，萬苦千辛；自家血汗自家消受，天之鑒察猶恕。富貴人衣稅食租，擔爵受祿；萬民血汗一人消受，天之督責更嚴。

平日誠以治民，而民信之；則凡有事於民，無不應矣。平日誠以事天，而天信之；則凡有禱於天，無不應矣。

平民肯種德施惠，便是無位底卿相。士夫徒貪權希寵，

竟成有爵底乞兒。

高忠憲公云：人生爵位，自是分定，非可營求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，落得做個君子。不然，空汙穢清淨世界，空玷辱清白家

門，不如窮簷茆屋，田夫牧子，老死而人不聞者，免得出一番大醜也。

無功而食，雀鼠是已。肆害而食，虎狼是已。

士大夫當圖諸座右。

毋矜清而傲濁。毋慎大而忽小。毋勤始而怠終。

清慎勤，是居官本等。

居官尚清，固已；惟清而刻，則百姓之生命絕矣。故不獨貪財酷刑，方謂之虐；或祇知急公，而不知撫恤；或疾惡太過，而不容自新；皆虐也。古來清吏，子孫類多不振，并至斬後者，正坐此耳。熊勉菴云：居官以清，士君子分內事。清非難，不見其清為難。不恃其清，而以操陵轢人，為尤難。

勤能補拙。儉以養廉。

汪龍莊云：國家澄敘觀方，首嚴墨吏。人即不自愛，未有甘以墨敗者。資用既絀，左右效忠之輩，進獻利策，

多在可以無取可以取之間；意謂傷廉尚小，不妨姑試；利徑一開，萬難再窒。情移勢偏；欲罷不能，或被下人牽鼻，或受上官掣肘，卒之利盡歸人，害獨歸己；敗以身徇，不敗亦殃及子孫，皆由不節之一念基之。故欲為清白吏，必自節用始。

居官廉，人以為百姓受福，予以為錫福於子孫者不淺也

。曾見有約己裕民者，後代不昌大耶？居官濁，人以為

百姓受害，予以為貽害於子孫者不淺也。曾見有瘠眾肥

家者，歷世得久長耶？

今之論居官者，輒曰近世卻難為廉，不知公論自在；到底清白持躬，亦自有賞識之者；患在先以流品自限，到

頭一節，不能盡無染指耳。

顏光衷云：黷貨則必酷，彼以為不打，則群情不驚，寶賄不來也。

。黷貨則必橫，彼以為不顛倒曲直，則理勝於權，人情有所恃以無恐也。黷貨則必護近習，通意旨，彼以為不虎噬成羣，則威令不重。不曲庇私人，則過付無託。且短長既為所挾，陰制陽有所屈也。一貪生百酷，一酷吏又生百爪牙，吁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。

以林皋安樂懶散心做官，未有不荒怠者。以在家治生營

產心做官，未有不貪鄙者。

陳榕門云：居官者之身心，所託命者幾何人？一日之內，所待理者幾何事？一有安樂懶散之

心，是直以官為戲；民生休戚上那得復到胸中耶？居官者潔己以愛民，毋剝民以益己，若竟當作治生營產。是必日在小民分上，較量錙銖。知有己不知有民，吝於出復奢於入，其始也鄙，其繼也必至於貪。

念念用之民生，則為吉士。念念用之套數，則為俗吏。

念念用之身家，則為賊臣。

呂新吾云：而今士大夫聚首時，只問我輩奔奔忙忙，熬熬煎煎，是天下國家，欲濟世安民乎

？抑為身家妻子，欲位高金多乎？世之治亂，民之死生，國之安危，只於這兩個念頭定了？嗟夫！若為身家，則吾輩日多，而世益苦。吾輩日貴，而民日窮，世何貴於有吾輩哉。魏環溪

云。嘗見居官者。不問職掌盡否？興利除害幾何？百姓安危何似？輒問何時陞轉？何日出差？地方好否？宦裏有無？遷移者有誰照管？淹滯者是誰阻抑？凡問及此，即為薄待天下之人。

不但問者如此立論，即本人亦無不如此設想；宦途至此，可為傷心矣！

古之從仕者養人。今之從仕者養己。

古之居官也，在下民身上做工夫。今之居官也，在上官

眼底做工夫。

周石藩云：做官要將紗帽看得破；做一日官，辦一日事，決不要辜負他；得做便做，不得做便不做，去就綽然，庶無患得患失之慮。若鑽

刺黃緣，獨私壟斷。究竟一片熱衷，皆成幻境，何苦如此。

在家者不知有官，方能守分。在官者不知有家，方能盡

分。君子當官任職，不計難易；

所計者是
非耳。

而志在濟人，故動

輒成功。小人苟祿營私，只任便安；而意在利己，故動

多敗事。

避害而害未必免，趨利而利未必得，往往如此。

職業是當然底；每日做他不盡，莫要認作假。權勢是偶然底；有日還他主者，莫要認作真。

呂新吾云：世人把天地真實道理，作虛套子幹，把世間虛套

子，卻作實事幹。吁！所從來久矣！非霹靂手段，那得變此錮習。陳榕門云：此種習氣官場尤甚。

一切人為惡，猶可言也，惟讀書人不可為惡；讀書人為惡，更無教化之人矣。一切人犯法，猶可言也，惟做官人不可犯法；做官人犯法，更無禁治之人矣。

士大夫濟人利物，宜居其實，不宜居其名；居其名則德損。士大夫憂國為民，當有其心，不當有其語；有其語則毀來。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。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。

執法如山。守身如玉。愛民如子。去蠹如讎。

鋤奸杜惡，要放他一條去路。

；苟使之一無所容，譬如防川者，若盡絕其流，則堤岸必潰矣。

陷一無辜，與操刀殺人者何別？釋一大慙慙，惡也。與縱虎

傷人者無殊！

高忠憲公云：惡人者，良民之蠱賊；蠱賊去而良民始安。凡訟師地棍之類，訪其首惡重治，仍籍之於官，使禁其黨類；一有黨類，詐害良

民者，并其首治之。居官能思害民在何處，思過半矣。

針芒刺手，茨棘傷足，舉體痛楚，刑慘百倍於此；可以

喜怒施之乎！

熊勉菴云：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，切不可用刑；即稍停片刻，待心平氣和，從頭再問。未能治人之頑，先當平己之忿。嘗見居官者，因怒

而嚴刑以洩忿，嗟嗟！傷彼父母遺體，而洩吾一時忿恨；欲子孫之昌盛，得乎？呂新吾云：為上者之用威，所以行理也，非以行勢也。理屈而威以卻之，則能使之死，而不能使之服

矣。大盜昏夜持利刃而加人之頸，人焉得而不畏哉？伸無理之威以服人，盜之類也。又云：予嘗怒一卒欲重治之，召之久不至，減予怒之半；又久之而後至，詬之而止。因自笑曰：是怒也

，始發而中節耶？終止而中節耶？惟聖人之怒，初發時便恰好，始終只是一個念頭不變。陳榕門云，前後原非兩念，只是初發時，義理不能制血氣耳！血氣稍平，義理依然中節。人能於

怒時，便想到此，自無過當之事。虎豹在前，坑阱在後，百般呼號，獄犴何異

於此？可使無辜坐之乎！

生人之苦，牢獄為最，而暑月尤甚。仁人君子，既奉熱審矜減之例，做行末減者，清理一番，其重囚

仍在繫者，務遣獄官掃圜圖，滌枷杻，以廣國家愛民之仁。又不時調閱監簿，分別矜釋，務使眼前火坑，化作清涼世界。此只在當道者念頭動，舌頭動，筆頭動，一霎時間，德被無疆矣。

歷觀古來制酷刑，及嚴犴狴者，必災及其身，并禍延子孫，紀載彰彰矣。

官雖至尊，決不可以人之生命，佐己之喜怒。

先哲云：居官之難，不在依

違二三，而在虛心觀察。蓋一人坐獄，閤戶號啼，一罪爰成，妻孥典鬻；其可妄逞喜怒，任己見以從事乎？

官雖至卑，決不可以己

之名節，佐人之喜怒。

佐貳官受杖頭錢，替勢要出氣。子孫未有不滅絕者，歷驗不爽。

聽斷之官，成心必不可有。任事之官，成算必不可無。

無關緊要之票，概不標判，則吏胥無權。

汪龍莊云：居官宜省票差，公役中豈有端人？

此輩下鄉，勢如狼虎，余嘗目擊而心傷之。是以昔年佐幕，每囑主人勿輕籤差；及身親為之，尤加審慎。吾願幕之留神，尤望官之留意也。蒲留仙云：居官者不濫受詞訟，即是盛德。

不相交涉之人，概不往來，則關防自密。

派夢復云：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：門無雜賓，

此最有味。大約門下奔走之客，有損無益，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為美，於彼何利焉？可以啖之以利，可以動之以名，可以怵之以利害，則欣動其主人。主人不可動，則誘其子弟，誘其僮僕。外探無稽之言，以熒惑其視聽；內洩機密之語，以誇示其交遊；甚且以偽為真，將無作有，以徼□其語之或驗。則從中而取利焉，或居要津之位，或處權勢之地，尤當遠之益遠也。又有挾術技以遊者，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，漸與仕宦相親密，而遂以乘機違會，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。挾術以遊者，往往如此。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，猶當慎其晉接；若狡黠便佞，好生事端，蹤跡詭秘者，以不識其人，不知其姓名為善。勿曰我持正，彼安能惑我？我明察，彼不能蔽我？恐久之自墮其術中也。

無辜牽累難堪，非緊要，祇須兩造對質，保全多少身家

自古仁人治獄，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為上。蒲留仙云：每見一詞之中，急要不可少者，不過數人，其餘皆無辜之赤子，妄被羅織者也。帶一名於紙尾，遂成附骨之疽，受萬罪於公門，竟屬切膚之痛；而究之官問不及，吏詰不至，其實一無所用，祇足以傾家破產，飽蠹役之貪囊；鬻子典妻，洩小人之私忿；而吾深願為官者，每投到時，略一審詰，當留留之，不當留芟之；不過一濡毫，一動腕之間，便保全多少身家，培養多疑案轉移甚大；無少元氣。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此，又何必析楊刀鋸能殺人哉！

確據，便當末減從寬，休養幾人性命。

熊勉菴云：居官行法，不能一概去殺；獨不曰留意

開釋，常存生意乎？一在疑似勿殺。二在株連勿殺。三在賄託勿殺。四在為人脅從勿殺。五在已經降順勿殺。又云：刑罰之設，原非得已；有可生之路，而不為之急白，是亦殺也。居官詰

獄，豈可拘守前案，奉承上司，而見死不救哉！殺人以媚人意，不過謂雷霆之下，恐有不測，懼以身為之繼耳！然徐有功，狄梁公，俱以辯冤獲罪，瀕危不死；而希旨羅織者，往往以及其身。死生有命，安可中立祈免！即不幸以救人死，與死於殺人之報，孰得孰失，從政者當知自處矣！歐陽觀為推官，留心讞獄，嘗夜閱文書，屢廢而歎。妻問之，曰：此死獄也，我求其生不得。其妻曰：生可求乎？曰：求其生而不得，則死者與我兩無憾也，矧求其生而有得耶？其子修，文章名世，位至宰相。

呆子之患，深於浪子；以其終無轉智。昏官之害，甚於

貪官；以其狼籍及人。

濫准，株連，差拘，監禁，保押，淹留，解審，照提，此八者，獄情之大忌也，仁人之所隱痛也，居官者慎之。

官肯著意一分，民受十分之惠。上能吃苦一點，民沾萬

點之恩。

汪龍莊云。居官者急之禍人，甚於貪酷。貪酷有蹟，著在人口。闕冗之害，萬難指數。受者痛切肌膚，見者不關痛癢。聞者或且代為之解曰：官事殷忙。勢

不暇及，官遂習為故常；而不知孽之所積，神實鑒之。夫民以力資生，荒其一日之力，即窘其一日之生。余居鄉時，見人赴城投狀，率皆兩日往還。已而候批。已而差傳，倩親覓友，料理差房，營營奔走，動輒經旬。至於示審有期，又必邀同鄰證，先期入城；並有親友之關切者，偕行觀看。及至臨期示改，或狡者有所牽引，諭俟覆訊，則期無一定，或三五日，或一二十日，差不容離，民須守候；工商曠業，農佃雇傭，差房之應酬，城寓之食用，無一可省。迨事結，而兩造力已不支，輾轉匱乏，甚有羈繫公所，飢寒疾病，因而致死者。嗚呼。官若肯勤

，何至於是，其負屈不審，抑鬱畢命者，無論已。更有事遭橫逆，不得已告官，候之久而批發，又候之久而傳審，中間數日，橫逆之徒，復從而肆擾，皆怠者滋之害也。故莫善於受牒時詰訊，虛即發還，其準理者，越夕批發，尅期訊結。官止早費數刻心，省差房多方需索，養兩造無限精神，此居官第一陰德事也。

禮繁則難行，卒成廢閣之書。法繁則易犯，更甚滅裂之禍。善啟迪人心者，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，毋強開其所閉。善移易風俗者，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，毋強矯其所難。居官以化導為事，更宜知此。呂新吾云：十分見識人，與九分者說，便不能了悟，況智愚相去遠甚乎？所貴有識而居人上者，正以其能就無職之人，因其微長而善用之也。不但得體，亦可集事。

非甚不便於民，且莫妄更。非大有益於民，則莫輕舉。

居官者須視俗以施教，察失而立防，是當今政教之極則也。

情有可通，舊有者不必過裁抑，免生寡恩之怨。事在得

已，舊無者不必妄增設，免開多事之門。

若理當革，時當興，合於事勢人情，則非所拘矣。

為前人者，無干譽矯情，立一切不可常之法，以難後人

。為後人者，無矜能露迹，為一朝即改革之政，以暴前

人。

此不惟不近人情，政體自不宜爾。若惡政弊規，不妨改圖；只是渾厚，便好。

事在當因，不為後人開無故之端。事在當革，毋使後人

長不救之禍。

呂新吾云：新法非十有益於前，百無慮於後，不可立也。舊法非於事萬無益，於理大有害，不可更也。要在文者實之，偏者救之，缺者補

之，流者反之，怠廢者申明而振作之；此治體調停之中策，百世可循者也。又云：一法立而一弊生，誠是。然因弊生而不立法，未見其為是也。夫立法以禁弊，猶為防以止水也，堤薄

土疏，而乘隙潰決，誠有之矣，未有因決而廢防者。無弊之法，雖堯舜不能；生弊之法，亦立法者之拙也。故聖人不苟立法，不懲小弊而廢良法，不因一時之弊而廢可久之法。又云：君子

辦大事，十利而無一害，其舉之也必矣。不得已而權其分數之多寡，利七而害三，則吾全其利而防其害。又較其事之重輕，亦有九害而一利者為之，所利重而所害輕也，所利急而所害緩也

，所利難而所害可救也；所利久長，而所害一時也；此難為淺見薄識者道。陳榕門云：就利害中權其多寡重輕緩急久暫，此為政者至當不易之權衡度量也。

利在一身勿謀也，利在天下者謀之。利在一時勿謀也，

利在萬世者謀之。

呂新吾云：法有九利，不能必其無一害。法有始利，不能必其不終弊。無知之口，乃執一害終弊之說，而訕笑之。不曰天下

本無事，安常襲故何妨？則曰事勢本難為，好動喜事何苦！至大壞極敝，瓦解土崩，而後付之天命焉。嗚呼！國家養士。何為哉？士君子委質，何為哉？儒者以宇宙為分內事，何為哉？

莫為嬰兒之態，而有大人之器。莫為一身之謀，而有天

下之志。莫為終身之計，而有後世之慮。

總是為天下。不為一身。計久遠。不計目前。

可為居官者法。

用三代以前見識，而不失之迂。就三代以後家數，而不

鄰於俗。

陳榕門云：學古易迂，隨時易俗；不迂不俗，自有一番援古證今，變通宜民的道理。

大智興邦，不過集眾思。大愚誤國，只為好自用。

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。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。吾祿益厚

，吾施益博。

安民者何？無求於民，則民安矣。察吏者何？無求於吏，則吏察矣。

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。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。

天德只是個無我。王道只是個愛人。

陳榕門云：體用一源的道理，說得如畫沙印泥。

惟有主，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。必無私，斯上下四旁咸得其平。

治道之要，在知人。君德之要，在體仁。御臣之要，在推誠。用人之要，在擇言。理財之要，在經制。足用之要，在薄斂。除寇之要，在安民。

未用兵時，全要虛心用人。既用兵時，全要實心活人。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；故夷齊非湯武，明臣道也。不然，則亂臣接踵而難為君。天下不可一日無民；故孔孟是湯武，明君道也。不然。則暴君接踵而難為民。

廟堂之上，以養正氣為先。海宇之內，以養元氣為本。

能使賢人君子，無鬱心之言，則正氣伸矣；能使羣黎百姓，無腹誹之語，則元氣固矣；此萬世帝王保天下之要道也。陳榕門云：就人才上論，則為正氣；就百姓上論，則為元氣；廟堂之

正氣不失，則海宇之元氣自固；聖人養賢以及萬民，其理如此。

政令之所重者人才。國家之所重者元氣。

◎惠吉類

聖人斂福。君子考祥。

作德日休。為善最樂。

開卷有益。作善降祥。

崇德效山。藏器學海。

羣居守口。獨坐防心。

知足常樂。能忍自安。

窮達有命。吉凶由人。

以鏡自照見形容。以心自照見吉凶。

陸文安公論洪範五福云：實論五福，但當論人一心，若其心

邪，其事惡；縱使目前富貴，自正人觀之，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，何福之有！其心正，其事善，雖在貧賤患難中，心自亨通；自正人觀之，即是福德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但自考其心，則知福祥殃咎之至，如影隨形，如響應聲，必然之理也。

善為至寶，一生用之不盡。心作良田，百世耕之有餘。

世事讓三分，天空地闊。心田培一點，子種孫收。

要好兒孫，須方寸中放寬一步。欲成家業，宜凡事上吃虧三分。

留福與兒孫，未必盡黃金白鏹。積德為產業，由來皆美宅良田。

存一點天理心，不必責效於後，子孫賴之。說幾句陰陽語，縱未盡施於人，鬼神鑒之。

非讀書，不能入聖賢之域。非積德，不能生聰慧之兒。多積陰德，諸福自至，是取決於天。盡力農事，加倍收成，是取決於地。善教子孫，後嗣昌大，是取決於人。

事事培元氣，其人必壽。念念存本心，其後必昌。

兒孫心上影，

天道眼前燈。

勿謂一念可欺也，須知有天地鬼神之鑒察。勿謂一言可輕也，須知有前後左右之竊聽。勿謂一事可忽也，須知有身家性命之關係。勿謂一時可逞也，須知有子孫禍福之報應。

人心一念之邪，而鬼在其中焉；因而欺侮之，播弄之，晝見於形像，夜見於夢魂，必釀其禍而後已。故邪心即是鬼，鬼與鬼相應，又何怪乎！人心一念之正，而神在其中焉；因而鑒察之，呵護之，上至於父母，下至於兒

孫，必致其福而後已。故正心即是神，神與神相親，又

何疑焉！

魏恭簡公云：人心之靈，他人有善有不善，皆能知之。天道至靈，偏塞處都是鬼神，昭布森列，思慮未起，鬼神未知。方寸起思慮，鬼神早知了，信乎神不

可欺。

終日說善言，不如做了一件。終身行善事，須防錯了一椿。

物力艱難，要知吃飯穿衣，談何容易！光陰迅速，即使讀書行善，能有幾時？

隻字必惜，貴之根也。粒米必珍，富之源也。片言必謹，福之基也。微命必護，壽之本也。

作踐五穀，非有奇禍，必有奇窮。愛惜隻字，不但顯榮

，亦當延壽。

茹素，雖佛氏教也！好生，非上天意乎？

汪疑夫云：持齋戒殺，極是好事，惜不能盡人

為之。顧口腹有必當嚴戒者，葷報惟食牛最重；感應記言之鑿鑿。余在湖南，聞丙子科鄉試，有士子楊某，素號能文，頭場謄真畢，於卷面書平生未損陰陽，但於牛肉未能嚴戒，十四字，因此被貼。又聞人好食牛肉，於臥病時，有作牛鳴而死者，故食牛所當首戒。至食犬，並宜嚴戒也。蝦蟆為稼食蟲，以及鰻鱈龜鼈螺螄之屬，可不食者，即可戒食。餘則當如孟子所云

：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。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更守無故不殺之戒，多留一物軀命，即多培一日善根。舉斯心加諸彼，由愛物之心推之，福德何量！梁敬叔云：吳門董个亭封翁，嘗以歉

歲，見農夫無力卒歲，以耕牛售諸屠肆，乃倡義邀紳士集貲，於城外闢一園，如所售之價，買牛而牧之；春作時，聽本人取贖，每歲活牛無算。道光癸卯，吳中大水潦饑，吾鄉林少穆先生，適為廉訪，亦以冬買牛，春聽贖，次年農事藉以補苴，遐邇頌之，其法蓋仿自董氏云。此法甚善，遇歉歲時，有心人能擔此善舉者，其功德真不可思議也。高忠憲公家訓云：少

殺生命，最可養心，最可惜福。一般皮肉，一般痛苦，物但口不能言耳！不知其刀俎之間，何等苦惱！我卻以日用口腹，人事應酬，絕不為彼思量，豈復有仁心乎？供客勿多饋品，兼用素菜，切切為生命算計。稍可省者，便省之。省殺一命，於吾心有無限安處。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，此為善中一大功課也。陳幾亭家訓云：凡疾病祈禱，勿殺生。嘗見蓮池大師戒殺

文中，有此條，悲慘懇惻，悚動狂迷，深助儒理。凡信祈禱者，大抵皆愚夫愚婦；彼等心怖罪愆，妄企解免，不知殺生，乃佛家首戒，何獨於禳災之期？反不依而故犯，死生有命，不足

與言。就其所明，引而禁之，亦盧止矣。世人每逢生辰，或逢生子，多有宰殺生靈，酣歌稱慶者，深堪怪歎！姑無論以有用之財，花銷於無益之地，而慶我命生，致物我命死，於心安乎？於理當乎？

仁厚刻薄，是修短關。謙卑驕滿，是禍福關。勤儉奢侈，是貧富關。保養縱欲，是人鬼關。

造物所忌，曰刻曰巧。萬類相感，以誠以忠。

做人無成心，便帶福氣。做事有結果，亦是壽徵。

執拗者福輕；而圓通之人，其福必厚。急躁者壽夭；而寬宏之士，其壽必長。

謙卦六爻皆吉。恕字終身可行。

作本色人。說根心話。幹近情事。

一點慈愛，不但是積德種子，亦是積福根苗。試看那有不慈愛底聖賢？一念容忍，不但是無量德器，亦是無量福田。試看那有不容忍底君子？

好惡之良，萌於夜氣，息之於靜也。惻隱之心，發於乍見，感之於動也。

湯潛菴臨終時戒子曰：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汝等當養此真心，真心時時發見，則可上與天通。若但依

成規，襲外貌，終為鄉原，無益也。許多功德，都從這點真心推豎出來。先生得力在此，宜其臨終猶諄諄也。

裝塑佛像，則幽顯蒙益。印造經文，則法道流通。

佛乃三界大師

，四生慈父。經是人天眼目，苦海舟航。既在生死之中，何離此恃怙！須知佛法大無不包，細無不舉，凡十方世界之大，身心性命之微，三世因果之理，六道輪迴之事，以及反妄歸真，了生脫死，徹證自心，圓成佛道之法，經論備載，若指諸掌；即世間修齊治平，孝悌友恭，倫常日用之道，亦復無法不備，毫善弗遺。以故古今聖帝明王，賢臣哲士，莫不崇奉流通，以期自利利人於無既也。即有一二拘墟者，以凡夫知見，妄生闢駁，初則詞意勇銳，億其即能滅絕；繼則詞理俱屈，每多身自歸依。譬如日當空，隻手欲遮，適彰其佛法光明之廣大，自己

知見之淺陋耳。吾本儒者，曾沾法潤，亦企同倫，咸沐佛恩，略述梗概，以饋當世；若能悉心研究，自知吾言不謬也。

費千金而結納勢豪，孰若傾半瓢之粟，以濟飢餓！構千

楹而招徠賓客，何如葺數椽之屋，以庇孤寒！

憫濟人窮，雖分文升合，亦是福田。樂與人善，即隻字

片言，皆為良藥。

古語云：世間第一好事，莫如救難憐貧。人若不遭橫禍，施捨費得幾文。人誠能約己濟人，色色為貧人算計，存些贏餘，以

救急難，去無用可成大用，積小惠可成大德。乃富人惜財如惜血，目擊困苦顛連，而睽睽相視，毫不動心，以為生財之道宜如此；不知財生而心先死矣。心既死，財其能長生乎？至如小本貧民，肩挑貿易，受盡苦辛，覓得幾文微利，為一家性命所係，其遇可矜，其情可憫；我卻要在他身上討便宜，甚或用重秤，使小錢，猶自以為得計；不知窮人資此以養生，多不過數文錢耳；在我視之頗輕，而彼之含怨最重。只此小節，而其人之生平可見矣！況折其一日之本，即窘其數日之生，所省甚微，所損實大。吾輩戒之！

謀占田園，決生敗子。

棄產得產，苦樂不同；置產者宜曲為體諒，以為子孫永遠之計。若以產業為冤業，非但為子孫作馬牛，真為子

孫作蛇蠍耳。先輩詩云：一派青山景色幽，前人田土後人收；後人收得休歡喜，還有收人在後頭。

尊崇師傅，定產賢郎。

平居寡欲養身，臨大節則達生委命。

王陽明云：世人把身命看得太重，不問當死不當死，定要委

曲保全，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。若違了天理，便與禽獸無異！就是偷生在世千百年，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。學者於此等處，最要看得明白。

治家量入為

出，幹好事則仗義輕財。

燕山寶公，治家惟尚儉素，每量歲之所入，除伏臘供給外，餘皆濟人。夢祖父謂之曰：汝本無子，且

不壽，數年來陰功浩大，已名掛天曹，增壽三紀，五子俱榮。後五子登第，俱顯貴。公為左諫議大夫。年八十有二。沐浴別親友，視死如歸，談笑而逝。八孫皆貴。范文正公深信天道，絲毫不疑。詳記其事於策，以示子孫。

善用力者就力。善用勢者就勢。善用智者就智。善用財

者就財。

陳榕門云：人生最難得者，力也勢也智也財也。此四者用之於正，何善之不可為！用之於邪，何惡之不可作，總要在人善用耳。四就字，有不肯錯用此四者

，不肯輕置此四者之意。然人嘗有云：我非不欲為善，只是無勢力財智；愚謂是亦在人耳。有勢力者，以勢力行善；有財智者，以財智行善；固已。即無勢力財智而以公正之論，行規勸之道，未嘗非善。甚至人微言輕，規勸亦不足取信，不妨存一點是是非非之公心；毋嫉善而暴惡，毋幸災而樂禍，毋口是而心非，毋欺愚而飾智，是亦善也。孟子曰：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為善

矣。此之謂也。

身世多險途，急須尋求安宅。光陰同過客，切莫汨沒主

翁。

劉勰云：人之有心，如樹之有根，果之有核也；根撥而樹朽，核蛀而果壞，此一定之理。豈人心既喪，而反獨無所害乎？呂新吾云：屬續之時，般般物皆帶不得；惟是

帶得此心，卻教壞了，是空身歸去矣，可為萬古一恨。陳榕門云：心者何？理也。存順沒寧，無非爭這些子。

莫忘祖父積陰功；須知文字無權，全憑陰騭。最怕生平

壞心術；畢竟主司有眼，如見心田。

若要文章驚世眼，全憑陰騭合天心。汪龍莊云：余三十九

歲領鄉薦，謁本房師曾公，言八月十六日，漏下二十刻，余卷已閱訖置几右，睫甫交，忽有瓦墜於几，斜壓余卷，厚不盈一指，而苔痕斑駁；急取卷覆校，藏於篋。方就寢，又聞几上有聲，則余卷出篋陳几，而瓦失所在。次早呈薦，兩座主深為擊節。己定元十日，陸耳山師欲傳衣鉢，改置第三。問余有何陰騭，得致此祥？余曰：當是先人蔭耳。嗣晤榜首許春巖，遂同謁兩主考，俱述飛瓦事，交相詫異。內簾深夜，戶牖皆閉，瓦之去來，真不可解。傳其事者，咸謂吾母苦節之報云。又云：余十八歲，初應鄉試，有同號生，呼求換卷；提調鹽驛道趙公，見其卷前後，各書一好字，如杯大。問之。生曰：某卷完熟睡，夢人伸手入簾曰：汝今科必中。令於手心手背，各書一好字，不料俱在卷上也。趙公曰：好字，於文為女子。汝自問平日有罪過否？生再三哀籲，貌若甚恐。場中有鬼神，可不懼歟！

天下第一種可敬人，忠臣孝子。天下第一種可憐人，寡婦孤兒。

孝子百世之宗。仁人天下之命。

形若正，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。聲若平，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，德若崇，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。

有陰德者，必有陽報。有隱行者，必有顯名。

施必有報者，天地之定理，仁人述之以勸人。施不望報者，聖賢之盛心，君子存之以濟世。

先哲云：天道福善禍淫，理固不爽；然善者獲福，吾非為福

而修善。淫者獲禍，吾非為禍而改淫，雖善獲禍而淫獲福，吾寧善而處禍，不肯淫而要福，君子但盡吾性分之所當為者而已。不言禍福利害，其言禍福利害者。為世教發也。

面前的理路要放得寬，使人無不平之歎。身後的惠澤要

流得遠，令人有不匱之思。

熊勉菴云：做官想到去之日，做人想到死之日，便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。縱不能留好事，

決不當再留
不好事也。

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。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。

存時時
可死心

，則身輕而道念自生。行步步
求生事，則性善而孽緣不染。

作惡事，須防鬼神知。幹好事，莫怕旁人笑。

善心真切，則
不怕人笑矣。

吾本薄福人，宜行惜福事。吾本薄德人，宜行積德事。

薄福者必刻薄，刻薄則福愈薄矣。厚福者必寬厚，寬厚

則福益厚矣。

張揚園云：土薄則易崩，器薄則易壞，酒醴厚則能久藏，布帛厚則堪
久服，存心厚薄，固壽夭禍福之所由分也，人其自察於用心之際哉！

有工夫讀書，謂之福。有力量濟人，謂之福。有明道濟

世著述，謂之福。有聰明渾厚姿質，謂之福。無是非到

耳，謂之福。無疾病纏身，謂之福。無塵俗撓心，謂之福。無兵凶荒歉之歲，謂之福。

從熱鬧場中，出幾句清冷言語，便掃除無限殺機。向寒微路上，用一點赤熱心腸，自培植許多生意。

入瑤樹瓊林中皆寶。有謙德仁心者為祥。

談經濟外，當談道義；可以化人。談心性外，當談因果；可以勸善。

藏書可以邀友。積德可以邀天。

作德日休，是謂福地。居易俟命，是謂洞天。

心地上無波濤，隨在皆風恬浪靜。性天中有化育，觸處

見魚躍鳶飛。

貧賤憂戚，是我分內事；當動心忍性，靜以俟之；更行一切善，以幹轉之。富貴福澤，是我分外事；當保泰持盈，慎以守之；更造一切福，以凝承之。

若不乘此時造福，更要使性氣，縱喜怒；有些

子事，便不耐煩，非但自尋苦惱，不旋踵而一敗塗地矣。

世網那時跳出，先當忍性耐心，自安義命，即網羅中之安樂窩也。塵務不易盡捐，惟不起爐作竈，自取糾纏，即火坑中之清涼散也。

熱不可除，而熱惱可除，秋在清涼臺上。窮不可遣，而窮愁可遣，春生安樂窩中。

困苦而憂憂更苦。處貧而樂樂忘貧。

富貴貧賤，總難稱意；知足即為稱意。山水花竹，無恆主人；得閒便是主人。

要足何時足，知足便足。求閒不得閒，偷閒即閒。

知足常足，終身不辱。知止常止，終身不恥。

杜靜臺書齋對聯：無求勝在

三公上。知足常如萬斛餘。名言可佩。

急行緩行，前程總有許多路。逆取順取，命中只有這般

財。

順者遲收之，逆者捷得之，畢竟禍福若霄壤焉。人宜何從哉？誠可為熱衷人，作一服清涼散。

理欲交爭，肺腑成為吳越。物我一體，參商終是弟兄。

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。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。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。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。

移作無益之費以作有益，則事舉。移樂宴樂之時以樂講習，則智長。移信邪道之意以信聖賢，則道明。移好財色之心以好仁義，則德立。移計利害之私以計是非，則養精。移養小人之祿以養君子，則國治。移保身家之念以保百姓，則民安。

凡此七移，即易所謂見善則遷，有過則改者也。遷改者移之謂也。

做大官底，是一樣家數。做好人底，是一樣家數。

陳榕門云：從

好人做出大官事業，做大官不失好人本色，此為最上家數。

潛居儘可以為善，何必顯宦！躬行孝弟，志在聖賢。纂輯先哲格言，刊刻廣布，行見化行一時，澤流後世，事業之不朽，蔑以加焉。貧賤儘可以積德，何必富貴！存

平等心，行方便事，效法前人，懿行訓俗型方，自然誼敦宗族，德被鄉鄰，利濟之無窮，孰大於是。

一時勸人以言。

張夢復云：人能處心積善，一言一動，常思益人，而痛戒損人，必為天地之所佑，鬼神之所欽，而享其多福矣。

百世

勸人以書。

先哲云：流通善書，貽澤最遠。人誠能重刊不朽，廣布無窮，則一句善書，提醒了一點善心，成就了百世善人；非但轉禍為福，直如起死回生，乃

好為阻施者，動曰不中用，甚且目之為迂，笑以為腐，噫，是絕善類也，是滅善教也。若人盡效尤，則善書幾淪沒而永絕於天下後世，又何異於焚書坑儒矣乎，言念及此，哭盡眼中血矣。

汪龍莊云：余十六歲時，偶檢先人遺篋，得太上感應篇註，讀之覺凜凜；自此晨起，必虔誦一編，終身不敢放縱，實得力於此。

靜以修身。儉以養福。入則篤行。出則友賢。

讀書者不賤。力田者不飢。積德者不傾。擇交者不敗。

人宜常將此四語
。律身訓子。

明鏡止水以澄心。泰山喬嶽以立身。青天白日以應事。

霽月光風以待人。

省費醫貧。恬退醫躁。獨臥醫淫。隨緣醫愁。讀書醫俗

。此之謂國手。

以鮮花視美色，則孽障自消。

鮮花可愛過目不留。

以流水聽絃歌，則

性靈何害？

流水可聽，過耳不戀。

徵事宜讀史。澄心宜靜坐。談道宜訪友。福後宜積德。

◎悖凶類

富貴家不肯從寬，必遭橫禍。聰明人不肯學厚，必殒天年。倚勢欺人，勢盡而為人欺。恃財侮人，財散而受人侮。

暗裏算人者，算的是自家兒孫。空中造謗者，造的是本

身罪孽。

天道好還，不爽一線，未有不反中其身者。世間奸險之徒，縱不為他人謀，獨不為自己慮乎？古詩云：於今看破循環理，笑倚欄杆暗點頭。

飽肥甘，衣輕暖，不知節者損福。廣積聚，驕富貴，不

知止者殺身。

天道忌盈，滿則必覆，此理之一定者。王允昌家訓云：凡非分之富貴，能於此看得破，遠之避之，自是天地間一好人；雖貧賤以死，光

榮多矣。若念頭一錯，必將攘臂，何所不為，無論為千古笑罵，往往奇禍隨之。吾願子孫以此為戒。

文藝自多，浮薄之心也。富貴自雄，卑陋之見也。

此二者，皆

可憐也；而雄富貴者尤鄙。滿面富貴氣，此是市井小兒，不堪入有道門牆。

位尊身危。財多命殆。

田靜持云：位高未必危人，而禍常加之。家富未必樹怨，而怨常集之者，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得而不知廉也。故

處世宜知退，律身須知廉。張夢復云：人生適意之事有三：曰貴。曰富。曰多子孫。然是三者，善處之則為福，不善處之則反足為累。至為累，而求所謂福者。不可見矣。何則，高位者責備之地，忌嫉之門，怨尤之府，利害之關。憂患之窟，勞苦之藪，謗訕之的，攻擊之場。古之智人，往往望而卻步；況有榮則必有辱，有得則必有失，有進則必有退，有親則必有疏；

若但許邱山之得，而不容銖兩之失，天下安有此理？但己身無大譴過，而外來者平淡視之，此處貴之道也。前人以貨財為五家公共之物，一曰國家，二曰官吏，三曰水火，四曰盜賊，五曰不肖子孫。夫人厚積，則必經營布置。生息防守，其勞不可勝言，則必親戚之請求，貧窮之怨望，僮僕之奸騙，大而盜賊之劫取，小而穿窬之鼠竊，經商之虧折，行路之失脫，田禾之災傷，攘奪之爭訟，子弟之浪費，種種之苦，貧者不知，惟富厚者兼而有之。人能知富之為累，則取之當廉，而不必厚積以招怨。視之當淡，而不必深計以累心，當思我既有此財貨，彼貧窮者不取我而誰取？不怨我而誰怨，平心息忿，庶不為外物所累。儉於居身，而裕於待物，薄於取利，而謹於蓋藏，此處富之道也。至子孫之累，尤多矣！少小則有疾病之慮，稍長則有功名之慮，浮奢則有不善治家，納交匪類之慮，一離膝下，則有道路寒暑飢渴之慮，以至由子而孫，輾轉無窮，更無底止。夫年壽既高，子孫蕃衍，安保無疾病痛苦之事？賢愚不齊，升沉各異，聚散無常，憂樂自別。但當教之孝友，教之謙讓，教之立品，教之讀書，教之擇友，教之養身，教之儉用，教之作家，其成敗利鈍，父母不必過為縈心；聚散苦樂，父母不必過為憂念。但念此生多幸，粗足衣食，廣積陰德，多行方便。己不刻薄，後人自無悖出之患；己不偏私，後人自無攘奪之患；己不貪婪，後人自無淫蕩之患。至於天行之數，稟賦之愚，有才而不遇，無因而致疾，延良醫，慎調治，延良師，謹教訓，父母之責盡矣，父母之心盡矣；此處多子孫之道也。予每見世人，處好境而鬱鬱不樂，動多悔吝憂戚心。皆此三者之故。由不明斯理，是以心徧見隘，未食其報，先受其苦。能靜體吾言，於擾擾之中，存熒熒之亮。豈非熱火坑中，一服清涼散。苦海波中，一架八寶筏哉。

機者禍患所由伏；人生於機，即死於機也。巧者鬼神所

最忌；人大巧，必有大拙也。

今人無事不用機巧，殆未之思耳。

出薄言，做薄事，存薄心，種種皆薄，未免災及其身。

設陰謀，積陰私，傷陰陽，事事皆陰，自然殃流後代。

積德於人所不知，是謂陰德；陰德之報，較陽德倍多。

造惡於人所不知，是謂陰惡；陰惡之報，較陽惡加慘。

家運有盛衰；久暫雖殊，消長循環，如晝夜。人謀分巧

拙；智愚各別，鬼神彰瘝カク最嚴明。

天堂無則已，有則君子登。地獄無則已，有則小人入。

或問天堂，地獄之說。曰：善則心體潔淨，光明正大，為陽剛君子。惡則心體邪暗，偏曲昏晦，為陰柔小人。陽從陽類入乎天，陰從陰類入乎地。

為惡畏人知，惡中尚有轉念。為善欲人知，善處即是惡。

根。

謂鬼神之無知，不應祈福。謂鬼神之有知，不當為非。

勢可為惡而不為，即是善。若更乘勢以行善，此是大善。力可行善而不行，

即是惡。

於福作罪，其罪非輕！於苦作福，其福最大！顏光衷云：濟人利物，無時

之一分，可當有時之萬分。若必待富有而後行，誠恐後來之富有不可必，而今日之美事反虛過矣。

行善如春園之草，不見其長，日有所增。行惡如磨刀之石，不見其消，日有所損。

使為善而父母怒之，兄弟怨之，子孫羞之，宗族鄉黨賤惡之，如此而不為善，可也。為善則父母愛之，兄弟悅

之，子孫榮之，宗族鄉黨敬信之，何苦而不為善！使為惡而父母愛之，兄弟悅之，子孫榮之，宗族鄉黨敬信之，如此而為惡可也。為惡則父母怒之，兄弟怨之，子孫羞之，宗族鄉黨賤惡之，何苦而必為惡。

為善之人，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，朋友鄉黨敬之，雖鬼神亦陰相之。為惡之人，非獨其宗族親戚叛之，朋友鄉黨怨之，雖鬼神亦陰殛之。

為一善而此心快愜，不必自言，而鄉黨稱譽之，君子敬禮之，鬼神福祚之，身後傳誦之。為一惡而此心愧怍，雖欲掩護，而鄉黨傳笑之，王法刑辱之，鬼神災禍之，

身後指說之。

此二者，孰得孰失？

一命之士，苟存心於愛物，於人必有所濟。無用之人，苟存心於利己，於人必有所害。

膏粱積於家，而剝削人之糠粃，終必自亡其膏粱。文繡

充於室，而攘取人之敝裘，終必自喪其文繡。

人謂不知足者，無時而足。

吾謂不知足者，必有時而真不足也。周石藩云：人心無厭，得隴望蜀，勢所必至。告之以蜀不必望，退而守隴足矣，而其心且拂然怒；必至求蜀不得，並其隴而亦失之，而後悔其心之過奢，才之妄用也。人情往往如此。

天下無窮大好事，皆由於輕利之一念；利一輕，則事事

悉屬天理；為聖為賢，從此進基。

曹凝庵云：天下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。余嘗謂鄙吝之夫，為天下之大

惡人，謂其心之不仁也；亦天下之大愚人，謂其心之不智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智而已矣。未有仁智之人，而無慷慨之行者。

天下無窮不肖

事，皆由於重利之一念；利一重，則念念皆違人心，為盜為跖，從此直入。

惻隱之心，是天地生人的種子；重了財不肯救濟，這點靈根，漸消漸滅，便賣絕生生世世人的種子了。陳幾亭云：

諺稱富人為財主，言其主持錢帛也。祖父傳業，雖不可浪費，然約已周人，則業不墮而德可行。今之多財者，皆役於財者也。能守能散，是名財主；曰慳曰吝，是名財奴。世有一種人，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，絲毫必較；及爭虛體面，為無益之事，則不惜無窮浪費。此全不知本末輕重，而豐儉倒施者也。夫人至於豐儉倒施，豈尚有善行足觀也哉。

清欲人知，人情之常。今吾見有貪欲人知者矣；朵其頤垂其涎，惟恐人誤視為靈龜而不飽其欲也。善不自伐，盛德之事。今吾見有自伐其惡者矣；張其牙，露其爪，惟恐人不識為猛虎而不畏其威也。

世之愚人，每以奢為有福，以殺為有祿，以淫為有緣，以詐為有謀，以貪為有為，以吝為有守，以爭為有氣，

以瞋為有威，以賭為有技，以訟為有才，可不哀哉！黎氓

蚩蚩，顛倒滋甚，良可浩歎。先輩詩云：陰功須向生前積，孽債休教身後還，宜猛省之。

謀館如鼠，得館如虎，鄙主人而薄弟子者，塾師之無恥也。

賣藥如仙，用藥如顛，賊人命而誣天數者，醫師之無恥也。

覓地如瞽，又談地如舞，矜異傳而謗同道者，地師之無恥也。
世人有三無恥，人每以神明事之，可恨！

不可信之師，勿以私情薦之，使人託以子弟。不可信之醫，勿以私情薦之，使人託以生命。不可信之堪輿，勿

以私情薦之，使人託以先骸。不可信之女子，勿以私情媒之，使人託以宗嗣。

此數者，極壞陰德。不可不戒！

肆傲者納侮，諱過者長惡。貪利者害己，縱慾者戕生。

古詩云：虎尾春冰寄此生。君子以為虎尾春冰者，小人以為大欲存焉；此所以君子小人不容並立，而修吉悖凶甚懸殊也。

魚吞餌，蛾撲火，未得而先喪其身。猩醉醴，蚊飽血，已得而隨亡其軀。鷺食魚，蜂釀蜜，雖得而不享其利。

世之皇皇求利者，大率類此。

慾不除，似蛾撲燈，焚身乃止。貪不了，如猩嗜酒，鞭血方休。

明星朗月，何處不可翱翔？而飛蛾獨趨燈焰。嘉卉清泉

，何物不可飲啄？而蠅蚋爭嗜腥羶。

飛蛾死於明火；故有奇智者，必有奇殃。游魚死於芳綸

；故有酷嗜者，必有酷毒。

非分之福，無故獲之，非造物釣餌，即人世機阱；切須當下猛省，斬滅癡腸。

慨夏畦之勞勞，秋毫無補。憫冬烘之貿貿，春恩廣覃。

吉人無論處世平和，即夢寐神魂，無非生意。凶人不但

作事乖戾，即聲音笑貌，渾是殺機。

仁人心地寬舒，事事有寬舒氣象；故福集而慶長。鄙夫

胸懷苛刻，事事以苛刻為能；故祿薄而澤短。

充一個公己公人心，便是吳越一家。

程子云：人能將一個身子，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，則

有甚妨礙？

任一個自私自利心。便是父子仇讎。

天下興亡，國家治亂，萬姓死生，只爭這個些子。

理以心為用，心著於欲則理滅，如株^木幹斬而本亦敗壞。

心以理為本，理被欲蔽則心亡，如水泉竭而河亦乾枯。

魚與水相合，不可離也；離水則魚槁矣。形與氣相合。

不可離也；離氣則形壞矣。心與理相合，不可離也；離

理則心死矣。

先哲云：哀莫哀於心死，而身死次之。學者須時時喚令此心不死也。昧理者心先死，喚醒則心生。陳白沙禽獸說云：人具七尺之軀，除了

此心此理，便無可貴。渾是一包血肉筋骨，痰涎屎尿，腥臊臭穢，不忍見聞，唯止飢能食，渴能飲，能著衣服，能行淫慾，貧賤而思富貴，富貴而貪權勢，忿而爭，憂而悲，窮則濫，樂則淫，凡有所為，一任氣血，老死而後已，則命之曰禽獸，可也。

天理是清虛之物；清虛則靈，靈則活。人欲是渣滓之物

；渣滓則蠢。蠢則死。

天地常活，無欲故也。人物常死，有欲故也。天理是本心固有之至善，生之道也，而人棄之。人欲是形氣所生

之邪穢，死之途也，而人貪之，是惑也。

毋以嗜慾殺身。毋以貨財殺子孫。毋以政事殺百姓。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。

毋執去來之勢而為權。毋固得喪之位而為寵。毋恃聚散之財而為利。毋認離合之形而為我。

談古錄云：離婁不見與薪，師曠不聞霹靂，儀秦不能吐一詞

，貴育不能舉一羽，人謂必無是事，豈知終有是時！到這時候，何智何愚，何勇何怯，惟留賢奸邪正之名，以掛人齒頰而已。人能擡頭將命字一想，到底將死字一算，放眼將人世窮通得喪一看，吁！亦可掉下機心，撇開妄念矣。昔史彌遠死而復蘇，作詩引咎云：早知泡影須臾事，悔把恩仇抵死分。殊堪猛省。古人稱不朽者三：曰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至此之外，皆如浮雲幻影，瞬息眼前，鮮有能長存者。周之九鼎，秦之傳國璽，以王家之重器，猶不能歷久以遞傳，又何論籬落間之瑣瑣者耶？噫！世之為千載之圖，身後之計者，當知所尚矣。

貪了世味的滋益，必招性分的損。討了人事的便宜，必

吃天道的虧。

是是非非地。明明白白天。

精工言語，於行事毫不相干！照管皮毛，與性靈有何關涉！

荊棘滿野，而望收嘉禾者愚。私念滿胸，而欲求福應者悖。莊敬非但日強也，凝心靜氣，覺分陰寸晷，倍自舒長。安肆非但日偷也，意縱神馳，雖累月經年，亦形迅駛。

自家過惡自家省，待禍敗時，省已遲矣。自家病痛自家醫，待死亡時，醫已晚矣。

多事為讀書第一病。多慾為養生第一病。多言為涉世第一病。多智為立心第一病。多費為作家第一病。

今之用人，只怕無去處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。今之理財

，只怕無來處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。

陳榕門云：人之來處有二：所以教之，所以取之是也。財之

去處惟一：所以用之是也。

貧不足羞，可羞是貧而無志。賤不足惡，可惡是賤而無

能。老不足歎，可歎是老而無成。死不足悲，可悲是死

而無補。

陳榕門云：人生在世，無時無地，不有當盡之道。

事到全美處，怨我者難開指摘之端。行到至污處，愛我者莫施掩護之法。

衣垢不湔^{ハナフ}，器缺不補，對人猶有慚色。行垢不湔。德缺

不補，對天豈無愧心！

供人欣賞，儕風月於煙花，是曰褻天。丁世逞我機鋒，借詩

書以戲謔，是名侮聖。風流罪過，賢者不免，吾輩所宜深戒。

罪莫大於褻天。惡莫大於無恥。過莫大於多言。

言語之惡，莫大於造誣。行事之惡，莫大於苛刻。心術之惡，莫大於深險。

談人之善，澤於膏沐。只暴人之惡，痛於戈矛。只呂新吾云：聞人之善而掩覆

之，或文致以誣其心；聞人之惡而播揚之，或枝葉以多其罪，此皆得罪於鬼神者也，吾黨戒之。聞善則疑，聞惡則信，其人生平，必有惡而無善。

當厄之施，甘於時雨。傷心之語，毒於陰冰。

陰巖積雨之險奇，可以想為文境，不可設為心境。華林

映日之綺麗，可以假為文情，不可依為世情。

許由洗耳以鳴高，予以為耳其寶也；其言已入於心矣，當剖心而澣之。ハル陳仲出哇以示潔，予以為哇其滓也；其味已入於腸矣，當割腸而滌之。ハス

詆緇黃之背本宗，或衿帶壞聖賢名教。詈青紫之忘故友，乃衡茅傷骨肉天倫。ハル。ハス發人深省。

炎涼之態，富貴甚於貧賤。嫉妒之心，骨肉甚於外人。兄弟爭財，父遺不盡不止。妻妾爭寵，夫命不死不休。受連城而代死，貪者不為；然死利者何須連城！攜傾國以告殂。ハス淫者不敢；然死色者何須傾國！

烏獲病危，雖童子制梃可撻。ハス王嬙臭腐，惟狐狸鑽穴相

窺。靜念及此，味如雪淡，興若冰消。

聖人悲時憫俗。賢人痛世疾俗。眾人混世逐俗。小人敗

常亂俗。

嗚呼！小人壞之，眾人從之。雖憫雖疾，竟無益矣。故賢人在位，則移風易俗。陳榕門云：先有一段悲憫痛疾之心胸，而後有一番移風易俗之事業，徒然

憤世疾俗以為高，與世誠無益也。

讀書為身上之用，而人以為紙上之用。

高忠憲公云：聖賢之書，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。求

取富貴，乃是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。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做得一句，所以讀底是古人書，做底是俗人事，誠所謂書自書，我自我，與不學者何以異。做官乃造

福之地，而人以為享福之地。

今之居官者，不但為自己享福計，且為子孫享福計；百計搜索橫財，以供享福之用

。噫！誤矣。上天生爾，為造福之人，今反為造殃之人，清夜自思，上天其肯寬宥乎？造福享福二念，居官者人鬼關頭。

壯年正勤學之日，而人以為養安之日。

楊道淵云：而今學者通病，當失意時，便奮發曰：

到家卻要如何，及奮發數日漸倦怠，或應酬別事，則曰且歇下一時，明日再做。且歇二字，遂循環過了一生；士君子進德修業，皆為且歇二字所牽縛，白首竟成浩歎。果能一旦奮發有為，

鼓舞不倦，除卻進德，是死而後已工夫，其餘事業，不過五年七年，無不成就之理。

科第本消退之根，而人以為長

進之根。

蓮之始開也，至暮則復合，至不能合則落矣。人家富貴，須如蓮之始開，使常有收斂意，自可耐久。若一開不可復合，吾懼其落之不遠也。邵康節云：牡丹

含蕊為盛，爛漫為衰；蓋日午則昃，月盈則虧，月盈日午，有道之士所不處焉。楊石齋廷和當國時，弟為卿者一，任方伯者二，諸子姪又數人，皆通顯，子慎，復成進士第一，賀者盈門，公獨顰蹙而歎。或問故，公曰：君知傀儡場乎？方奏技時，次第陳舉，曲終而傀儡盡出，人家氣數有限，盡洩不宜，吾恐今是曲終時也。未幾以議大禮不合，公罷相歸，慎戍滇，僉事恂，以殺人抵大辟，人始服公之先見。

盛者衰之始。福者禍之基。

福莫大於無禍。禍莫大於邀福。

精要十念法

謹提議以 淨空法師宣說之簡要必生十念法，為淨宗學人之一般自修與共同之常規。茲說明於后：

自修者，即是日中九次之念十聲佛號法。是晨起與睡前各一次，日中三餐各一次，午前開工及收工各一次，午后開工及收工各一次，共計九次。每次稱念十聲四字或六字彌陀名號，原有日常定課可照常行之。

共修者，凡講經、開會、聚餐等無特定儀軌之集會，在共同行事之始，而行此十念法。亦即是約同大眾合掌同聲稱念十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而後始進行講經、開會、用餐等活動事宜。

按此自修與共修之十念法，有其特殊之法益。試舉如下：

一、此法簡單易行，用時少而收效宏，確實切要，可久可廣。

二、為「佛化家庭」之具體有效方法。

例如：於家庭中三餐時行之，則舉家之成員或信或不信皆蒙攝持不遺。且有佛化親朋鄰里，普及社會之大利益。

三、以簡單易行，一日九次，從早到晚，佛氣不斷。一日生活之中，佛念相繼，日復一日。久能如斯，則行人之氣質心性將呈逐漸清淨，信心與法樂生

焉，福大莫能窮。

四、如能隨順親和，稱念十聲佛號，便有祛除雜染，澄淨心念，凝聚心神，專心務道，以及所辦易成，所遇吉祥，蒙佛加佑，不可思議等等之功德。

五、自修與共修，相資相融，資糧集聚，個人之往生在握，而共同之菩提大業，亦共成焉。

六、此法可以二法名之。試姑名之。

• 一為「淨業加行十念法」，是對已有行修定課者言，因此法是在原有之課業上加行之故。

• 一為「簡要必生十念法」，是指適於目前以及今後淨業學人中大部分無定課者言。因現今社會遞變，匆忙無暇，局礙多難故。而此法易集資糧，信願行之，平易圓具。而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之標準，亦甚符合無缺。

因每次念佛時間短，易攝心及不懈怠故。又以九次念佛之功行，均衡分布貫穿於全日，全日之身心，不得不佛。亦即全日生活念佛化，念佛生活化。

總而言之，此法簡要而輕鬆，毫無滯難之苦，如此法大行，則淨業學人幸甚！未來眾生幸甚！諸佛歡喜。

南無阿彌陀佛

南無阿彌陀佛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途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格言聯璧

印贈者——香光淨宗學會

電話：(02) 八五一—0九五五

傳真：(02) 八五一—0九五三

地址：台北縣三重市中興北街179號1樓

網址：www.hsiangkuan.org

E-mail：hsiangkuan@sparqnet.net

淨空法師
影音網址

淨空法師專集網站 <http://www.amtb.org.tw>

淨空法師專集簡體網站 <http://www.amtb.cn>

淨空法師英文網站 <http://www.chinkung.org>

排版承印——和裕出版社

電話：(06) 二四五四〇二二—七

中華民國九八年十一月恭印貳仟本結緣
佛曆二五五三年

【歡迎助印·功德無量·免費結緣·敬請愛護珍惜】

真誠 清淨 平等 正覺 慈悲



看破 放下 自在 隨緣 念佛

本會法寶·免費結緣·絕無託人募款義賣·敬請明察·愛護珍惜

Printed in Taiwan(This book is not to be sold.)
FOR FREE DISTRIBUTION